

實話

第五日刊
第一號

隨報附送

零售每份二角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專號

社論

中國共產黨三中全会的意義

秋白

現在中國的形勢是從工農羣衆部分的革命行動進到革命的總進攻的過渡時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 最主要的意義 就是在這種過渡時機之中 能夠更加明白正確的規定出進攻的策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近的指導(參看中國問題決議案) 承認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 同時 對於三中全会給予極偉大的幫助 幫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無產階級學習進攻的策略 中國革命有着不可避免的發展的前途 工人和農民要直接反對着資產階級 來執行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的任務 而且中國革命的勝利

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 這種前途之下 我們看見新的革命高漲 將要在最近的將來使革命形勢至少包括到中國幾個主要的省份 然而暫時 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的形勢 (直接革命的形勢) 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融合起來 他們的力量還沒有平衡 南滿洲的許多區域裏面國民黨的政權已經推翻 那建立了工農兵會議(蘇維埃)政權 可是有些其他的區域 尤其是主要的工業政治中心裏面 革命運動雖然正在日益高漲 却還沒有必要的力量 去襲擊出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這種情形之下 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進攻

策略 應當是怎麼樣的——這是當前最中心的問題 現在這種情形的具體事實是「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的鼓動口號已經部分的變成事實「長沙戰爭」各個蘇維埃區域和紅軍的發展 (和軍閥軍隊裏面兵士的革命轉變) 很明顯的已經是革命戰爭的局勢的開始 城市工人鬥爭雖然大半還是自發的零星的經濟鬥爭 可是這些鬥爭的政治化是日益劇烈 反動統治區域的農民鬥爭 更加劇烈的轉變到遊擊戰鬥 以至於地方暴動 所有這些運動 都更加適合到蘇維埃區域之下 這正是明明白白的表演者「從工農羣衆部分的革命行動進到革命的總進攻的過渡時機」促進這個過渡的完成 大部分要看共產黨有沒有正確的策略 首先是能不能正確的解決那領導和發展蘇維埃運動的任務 這種領導和發展蘇維埃運動的任務 現在有兩方面應當注意的 第一 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問題——就是要使蘇維埃區域個個的發展 有陣地的向外擴大 有後方的向前進攻 這樣去組織已經各部開始的革命戰爭 這個意思是說現在已經勝利了的蘇維埃區域之中 必須建立一兩個的軍事基礎地 可以改造和加強紅軍到最高限度 集中軍事的指揮 統一紅軍的領導 造成戰鬥力極強政治上堅定的紅軍 以便在最近將來 能夠進而取得一個或幾個工業行政的中心城市 這個意思 亦就是在各蘇維埃區域之中 要更加發展擴大羣衆的階級鬥爭 肅清反革命勢力的殘餘 深入土地革命 切實執行勞動保護法和八小時工作制 發展赤色工會 工農苦力工會 貧農團等羣衆組織 擴大羣衆的武裝和軍事訓練 在容許自由貿易的原則之下進行勞工監裝生產和一般抑制剝削份子的經濟政策 這樣去建立和勞動羣衆密切聯系的工農兵會議政權 只有這種政權 才能動員擴大羣衆來執行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 第二 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問題——就是現在在反動統治區域裏面 一切運動都要和爲着蘇維埃政權的鬥爭聯系起來 這個意思是說 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的日常部分鬥爭應當是發動和領導起來 應當要集中到爲着政權的鬥爭 不單是組織兵士暴動 去削弱反革命的武力 而且要兵士羣衆自覺的拒絕攻打紅軍 自願的投到紅軍裏去 不單是要從農民游去戰爭發展到地方暴動 而且要明確的定出創造新的蘇維埃區域的方針 最主要的尤其是不單要組織政治罷工 而且要在日常鬥爭的過程之中就鞏固擴大工廠委員會的運動 使政治罷工的發展 在準備總同盟罷工的方針之下進行 這就是要擴大工人羣衆自覺的積極的進到爲着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這樣去真正的積極準備武裝暴動 這兩方面的任務 應當要密切的互相聯系 互相配合 以實現中國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 目前具體的問題 就是綜合全國一切鬥爭組織羣衆 革命力量中的中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集的問題就是根據於羣衆和紅軍鬥爭力量之上 來建立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

這裏 最主要的 很明顯是保證並且鞏固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權 保證並且鞏固共產黨對於一切革命鬥爭和羣衆的領導作用及組織作用 所以黨本身組織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加強 黨的組織的擴大 黨的幹部和領導機關的加強……黨對於紅軍 赤色工會等等的領導力量的提高——都成了極端的重要的問題 尤

第一日目錄
中國共產黨三中全会意義
中國問題決議案
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
實話五日的任務

其要保障黨的布而塞維克的思想上一致 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左傾」右傾以及關和派的鬥爭 集中火力的對付右傾的主要危險 只有這樣 才能保證黨的戰鬥力的加強 而發動領導起最大的羣衆鬥爭

三中全会對於這些問題詳細的規定 正是明顯的指導出現在還是進到革命的總進攻「過度時機」如果認為現在已經是革命的總進攻 那末這就對於客觀形勢的估計 犯着過份的錯誤 因此 進攻的戰略上 就會發生冒險主義的傾向 但是更嚴重的危險 現在還存在在黨裏面的 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理論上實際上的表現 許多地方 是黨部落在羣衆鬥爭之後 右傾的錯誤是認為革命鬥爭現在至多只有部分的開始 發動 根本不應當有向着革命的總進攻方面進行的方針 甚至於認為應當退守 這樣 他們可以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任務解釋成爲「割據偏安」認為必須向富農妥協 必須緩和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運動 他們可以把握發動領導城市工人等的日常部分的經濟政治鬥爭的任務 解釋成爲拋棄組織政治罷工和積極準備武裝暴動方針 認為只應當領導經濟的小鬥爭 事實上走上投降黃色工會的尾巴主義

三中全会的偉大意義 就在於揭破這些「左傾」右傾的錯誤 堅決的利用自我批評的精神糾正黨的領導機關過去的部分錯誤 同時 絕對不調和的反對一切不正確傾向 尤其是右傾的主要危險 這樣 三中全会對於現在進攻的戰略 有更加明確的規定 組織革命戰爭和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互相配合的進攻策略 首先就要和爭取廣大羣衆的任務密切聯繫起來 就是要更加加緊的去發動領導廣大羣衆的日常經濟政治鬥爭 和革命戰爭及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互相聯

系——和配合實行羣衆的下層統一戰線 反對並且肅清富農工頭黃色工會一切種種「第三黨」(取消派)等類的反動影響 這樣 中國共產黨

就必定能夠領導廣大羣衆 從部分的革命行動迅速的進到革命的總進攻

中國問題議決案

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通過

一 中國革命運動的高漲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的決議案 都曾經認定中國革命浪潮的高漲是不可避免的 最近中國的事變完全證實這些決議案的正確 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高漲 已經成爲無可爭辯的事實 這和右傾機會主義投降派 託洛斯基主義 陳獨秀主義 以及其他取消派的預言 完全相反 尤其是最近幾個月裏面 革命的解放鬥爭開始發展得很快很顯著 中國革命的動力——工人階級和農民——受着反動的打擊之後而恢復了氣力 在土地革命 消滅帝國主義統治和推翻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口號之下 又重新起來實行革命的鬥爭

二 過去幾年中國的反動 使勞動羣衆的狀況惡劣到萬分 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本來已經是非常的可憐 而中國革命失敗之後 中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家更加實行對於工人生活的極其厲害的進攻 極深刻的經濟危機 結果是羣衆的大批失業 這使中國無產階級的大部分簡直弄到了快要餓死的狀況 一切勞動條件都在惡化 因爲食物價格不斷的高漲(最近米的價錢增高了百分之七十七) 所以工資更加低落 農民的主要羣衆亦是不斷的破產和貧民化 飢荒的範圍真是空前的廣大——幾千萬的農民都在

那裏等着餓死 城市小資產階級 尤其是手工業者和農村手藝工人的羣衆的大批破產的過程 更加厲害起來 所有這些現象 都是中國反動統治的結果 自然不能不使勞動羣衆更加認清自己的地位在現在這種政治的統治之下是沒有出路的 更加認清國民黨的一切詭騙是完全是沒有希望的——羣衆的這種認識現在是不能不更加堅定起來 所有這些情形 都不能不更加加強全國的危機 更加使工人農民的廣大羣衆革命化 更加推動小資產階級 尤其是城市貧民去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地主的反動和站在他們後面的國際帝國主義 所有這些情形 亦不能不使革命的爆發一天天的接近

三 中國革命新的高漲的生長過程 有他的特殊形式 新的革命高漲首先成熟起來的地方大部分還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種下根基的那些區域 隨後纔漸漸的推廣到其他的區域裏面去 這種情形 亦可以解釋新的革命高漲的最初階段的確有一種弱點 就是鬥爭的羣衆不能一開始就占有工業中心 鬥爭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 對於工人和農民不大有利 只有革命鬥爭向前發展的過程裏 無產階級所領導的農民戰爭能夠擴大到新的地域 然後這相輔互關係方能夠往好的方面改變

四 分析現在時期的鬥爭 應當注意到暫

時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 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合起來呢 這些運動合總起來還不能夠保證必要的力量去毀壞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 農民革命的鬥爭現在能夠勝利的繼續只不過在南部幾省發展着 統治階級各派的分裂和互相鬥爭 還沒有使他完全削弱而走到政治上的完全破產 但是最近事變發展的趨向 即使革命形勢不能夠包括全中國的地域 至少也要包括幾個主要的省份 這一過程的促進 大部分要看共產黨有沒有正確的戰略 首先是能不能正確的解決那領導和發展蘇維埃運動的任務

二 黨的主要任務

蘇維埃的運動 已經對於黨提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 以及調節這一政府的行動的任務 這個任務是有第一等重要意義的 對於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問題應當注意 要在最有利保障區域建立起真正的紅軍——完全服從共產黨的指導而能夠做這一政府的支柱的紅軍——然後這個政府才能夠有相當的力量和意義 因此 必須集中法意去組織並且鞏固紅軍 以便在將來將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 而能夠佔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共產黨應當明白 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 現在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 是第一等的任務 解決這個任務 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強大的開展 組織政府機關的時候 必須儘可能的謹慎選擇職員 無論如何 不要放國民黨的官吏進去 完全要用經過審查而無條件是忠實的人 臨時革命政府的任務——是聯合農民的發動 最大限度的配合這些發動 而且要根據堅決的肅清封

建制度和軍閥 而抑制富農高利貸分子的政策
臨時革命政府 竭力去開展正在鬥爭的羣衆
的激動和動員 同時這一政府應當是保證農民
運動之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一種政權形式 從
到上下 都要保障羣衆自己的參加革命政權機
關

六 蘇維埃區域之中 黨的注意的中心 應當
是土地問題的解決 土地革命應當不是富農的
而是貧農中農的 發動土地革命的力量 應
當是貧農和貧農 他們和中農有鞏固的聯盟
而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之下 必須堅決打擊
富農的企圖——這些企圖或者是想阻礙沒收地主
的土地 或者是想按照農民各自所有的生產工
具去分配已經沒收的地主土地 黨對於這樣富
農的企圖 應當對抗 就是要實行沒收一切地
主的土地 沒收教堂寺院以及其他大私有財產
者的土地 把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原則交給貧
農和中農 同時 不要把沒收的原則應用到富
裕農民的土地上去(這裏 是指富裕的中農說
的) 同時 黨要宣傳國有土地的中心口號
這個口號的實行 應當和全中國的革命高漲以
及工農革命民權獨裁的勝利連繫起來
七 蘇維埃區域土地革命的任務 不可分離
的和組織農工會 鄉村無產階級工會的任務
連繫着 和組織貧農團的任務連繫着 貧農團
的目的 應當是團結中農在自己的周圍 並且
使蘇維埃機關的一切辦法 都有利於貧農和中
農 蘇維埃政權組織 應當求得完全依照選舉
的原則 要剝奪地主富農地主的選舉權 黨
應當把農村蘇維埃認爲是蘇維埃區域裏面組織
農民羣衆的主要形式 所以對於農民協會 應
當採取逐漸變成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方针

八 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上 黨應當避免過
早的辦法 不應當實行那些只會使農民羣衆離
開我們指導的辦法 可以放任商業的自由 暫
時不要禁止土地的買賣 不要實行集中供給
不要限制境內商業和調節物價 當然 這要除
出特殊的例外(鹽 煤油) 這種例外辦法 一
定要是境內人民自己所要求的 是爲着軍事上
的必要或者反對投機和怠工的
九 蘇維埃區域裏改良工人生活的政策 在立
法上應規定八小時工作制 訂立最小限度的社
會法 確立階級工會的自由 一切其他的改良
應當按照各地的具體情形 從階級鬥爭和工會
工作的結果裏面去求得 而不是用蘇維埃機關
的命令
十 蘇維埃區域裏黨的行動和革命機關的一切
辦法 都要是爲着真正農民羣衆鬥爭的利益
都要是爲着農民運動的向前發展的 都要是
爲着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蘇維埃區域的繼續擴
大的 爲着這個目的 黨應當利用蘇維埃區域
所有的一切力量 去組織工農紅軍 必須完全
保障黨對於紅軍的指導和監督——紅軍對於革命
鬥爭的繼續開展 應當有極偉大的作用呢 紅
軍應當變成真正全體平民的軍隊 社會團體首
先就是工會 以及貧農團 應當按期調動自
己的會員 去充實紅軍的隊位 紅軍的指導幹
部要有堅強的工人成分 紅軍部隊要用鄉村貧
農以及一般的革命農民來擴充 紅軍的官長
首先要用進步的工人來充實 軍事的尤 其是
政治的指導 應當要有必需的限度 並且要最
大限度的集中

十一 黨在一切宣傳運動和一般羣衆動員而
應當特別用工廠蘇維埃政府的名義 提出以
下的中心口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 反對
帝國主義 一直到把他們的企業收歸國有 如
果他們破壞中國蘇維埃政權法律 統一中國
建立獨立的蘇維埃國家 推翻國民黨的政權
贊助並且發展蘇維埃運動到全中國 八小時工
作 工人團體監督生產
十二 黨在蘇維埃區域裏的工作 應當和全中
國的行動連繫起來 黨在日益生長的革命高漲
條件之下 主要任務是保障徹底的實行無產階
級的領導權 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 農民羣衆
的鬥爭 才能夠勝利的前進 一般的革命解放
運動才能夠進到更高的階段——使反帝國主
義的鬥爭 同時就肅清封建制度和軍閥以及外
國資本的統治 這種外國資本正在爲着自己的
利益 而利用 贊助 並且加強封建的殘餘
以及一切種種軍閥和中國資本家的派別呢
十三 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實行 要黨去繼續發
展罷工運動的鬥爭 組織並且領導中農無產階
級的經濟戰爭 黨應當聯系政治的和經濟的戰
鬥黨 盡量去發展政治罷工 定出準備各地的
或者幾個主要工業城市的政治的總同盟罷工的
方針 組織政治罷工的時候 除反對軍閥和國民
黨的鬥爭之外必須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羣衆生活
的一直到最後的工人階級的 經濟要求
黨要加強自己在有羣衆的黃色工會裏的工作
同時 應當盡量去鞏固赤色工會 堅強工人自
衛的團體 凡是在國民黨反革命統治範圍的地
方 凡是在革命鬥爭高漲的地方 要努力去企
圖把革命的職工運動的從秘密狀態之下解放出
來

十四 無產階級領導的權實行 要去發展並且
領導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爭 黨應當去預防
忽視繼續擴大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危險 帝國主
義方面一切強暴政策的表現 黨都應當利用地
來引起羣衆的革命罷工 黨應當擴大自己的羣
衆鼓動——宣傳 解放中國 統一中國 中國經
濟上政治上的完全獨立 消滅國際帝國主義的
統治和壓迫 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 反對進
攻蘇聯的企圖 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被
壓迫國家裏的勞動羣衆的口號
十五 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實行 要黨去開展獨
立的羣衆革命運動——反對軍閥戰爭變軍閥戰爭
爲階級的國內戰爭 反對一切軍閥是和反革命
的國民黨的一切派別——應當是黨現在羣衆鼓動
的緊急口號 同時 爭取羣衆之中的影響的鬥
爭 應當更加加緊 去反對國民黨改組派 反
對第三黨 反對胡適派 他們都想從日益生長
的革命的強大的新高漲之下 來收反革命的命
呢 同時 黨應當揭露獨資託洛斯基派的反
革命的工賊作用 黨應當揭發託洛斯基理論的
革命的真相 託洛斯基的理論不過是一種假面具
用來掩飾他們實行上顯然的取消主義——對於
新的革命高漲 完全是取消的態度——對於正在
開展的革命的農民羣衆鬥爭 完全忽視 而且
他們提出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 更顯然是替國
民黨帝國主義走狗
十六 對於蘇維埃區域以外的農民運動 黨應
當建立農民委員會 農民協會和鬥爭委員會
應當利用一切農民羣衆的組織方式去進行自己
的革命鬥爭 應當加強農民自己的革命鼓動 尤其
是因爲飢餓和鄰近的軍閥戰爭造成的緣故 黨
應當發展抵抗抗捐運動 應當號召游擊戰爭
號召贊助蘇維埃區域 黨應當號召農民鬥爭
解除豪紳地主反動勢力的武裝 而組織赤衛

隊和少年先鋒隊

十七 此外 黨應當加強自己在少數民族之中的工作 黨應當去和北部中國國民運動建立鞏固的聯繫 並且加以指導 對於內蒙古的民族革命運動 滿洲的高麗工農鬥爭 以及南部中國的苗僑民族 都要這樣 同時 黨應當認識安南日發生長的革命鬥爭的重大意義 而擴大自己在安南人之中的影響 尤其是在雲南香港和廣州

十八 從第六次大會之後到現在 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的發展 和自己隊伍的布爾塞維克化 都有很大的成績 但是 他在這一方面還有許多任務沒有能夠解決 現在 黨在解決組織任務提高戰鬥力之外 比任何時候 都更加要保障自己思想上的布爾塞維克的一致性 然而要保障堅定的政治路線 保障黨能夠正確的解決當前的新的任務 保障真正在實際上能夠執行黨的路線 就只有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和「左傾」冒險主義閉關主義的傾向 反對理論上實際上的這兩個傾向 集中火力去對付主要的右傾危險 在共產黨自己的內部 對於右傾和「左傾」的傾向——就算是小小的沒有形成的傾向 如果沒有不調和的無情的鬥爭 那就不能夠最終的克服陳獨秀派和託洛斯基派 不能夠完全消滅對於他們的調和情緒 只有真正的不調和的兩個戰線的鬥爭之中 纔能夠清楚的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去解決黨的當前新任務 兩個戰線的鬥爭應當是黨的一切行動和指導的基礎

十九 現在階段的條件是：危機的深入和階級矛盾的劇烈已經這樣厲害 甚至於個別發動的失敗——只要這種發動的確是有羣衆的——也不能夠停止解放運動的生長 黨的當前的任務 是要在鬥爭的過程之中 準備並且集中力量去迎接最近將來的決定勝負的戰鬥 黨自然就應當真正用革命的方法盡量去發展幾百萬羣衆的革命能力和鬥爭——在這種條件之下 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 這種傾向的表現就是尾巴主義——黨或者個別的黨部比較羣衆革命運動的發展速度反而落後 對於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繼續發展表現機會主義式的害怕 拋棄罷工鬥爭的發動 對於黃色工會領袖的攻擊表現得不堅決 以及工會的合法主義——有的時候反而要降黃色領袖 因為他們的要求而停止罷工 對於游擊戰爭 估量不足 在蘇維埃區域裏實助黨的要求

二十 可是 因為必須盡量發展游擊運動 勇敢領導農民暴動和罷工鬥爭的關係 所以自動主義傾向和關門主義傾向的危險 也加強起來 這種危險 表現在對於群衆作用的估量不足 不估計到廣大羣衆的參加而制定出暴動計劃 有些時候偏重和農民羣衆隔離的單調軍隊裏的兵變 企圖形式的機械的實行罷工鬥爭之中的革命策略 蘇維埃區域裏經濟政策上的「左傾」幼稚病的表現等等 黨的任務是要同時加緊兩個戰線上的鬥爭 尤其是反對右傾——右傾對於黨的當前任務的順利的執行 是主要的危險

三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

廿一 資產階級地主的聯盟沒有解決引起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矛盾他亦不能夠解決這些矛盾 恰恰相反 他使這些矛盾更加深入更加劇烈 這些矛盾現在在擴大的基礎之上重複產生起來 他用歷史上不可延緩的力量們預先規定着那新的更加偉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漲 雖然已經看得見的新的革命高漲 在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聯合力量的打擊之下 亦有部分

的失敗退却的可能 亦有暫時沈寂的可能 可是土地革命受着無產階級的領導將要更加發展 而不可避免的引導到中國革命的全國高漲

廿二 這種情形使我們現在就要提出中國革命的道路和任務的問題 只有在中國革命發展前途的不可避免的觀點之上 才能夠設想現時鬥爭的進程而正確的規定黨的現時任務和策略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和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都沒有完成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的任務沒有解決 所以新的革命高漲的時候 革命仍舊保存着以前的任務 消滅帝國主義統治取消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 打倒資產階級的聯盟 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權獨裁 所有這些任務 就規定中國革命的當前階級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性質

廿三 然而中國革命和普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 不但因為革命動力的成分 不但因為工人和農民已經不是同着資產階級 更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 却要直接反對資產階級而去執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的任務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還在於 他的勝利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 因為有許多原因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同時也就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却在準備着無產階級獨裁 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 這裏 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亦就是中國革命經過許多過渡階段而逐漸徹底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的經濟基礎

廿四 中國的工農的革命民權獨裁 比較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決定的民權獨裁 將要有很大的不同 這裏的分別 首先就是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現在有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蘇聯存在 他正在順利的發展着社會主義的建設 另一方面 中國的情形 可以預料在革命政府之中共產黨要占多數 因此 無產階級不但對於農民能夠實現思想上的領導 而且能夠實現國家組織上的領導 同時 必須還要注意到 中國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軍閥制度實行殘酷的鬥爭 而且要和外國資本家以及中國資本家以及中國資本家實行殘酷的鬥爭 中國的民權獨裁 將要有徹底沒收外國資本以及中國資本企業的必要 將要不能不進行很重要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步驟 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存在 就是中國工農革命民權獨裁的特點 中國革命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將要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過渡階段 然而中國革命把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縮短得很多 比俄國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得出的速度起來 中國革命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段 要快得多

廿五 從中國革命轉變的前途上看起來 國際的條件大致說起來 是很有利的 社會上的前鋒也是很好的 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 無產階級和鄉村貧農的結合 在中國革命新的高漲的最初幾個月時期就已經形成起來 這種情形不能不對於中國革命開展的速度和形式 有相當的影響 而且因為實行反對中國反革命的國內戰爭 和鄉村國際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農民的主要羣衆 將要受革命進程的推動而來贊助那些反對外國和中國資本的過度性質的必要性的革命政策

廿六 中國國內的經濟條件 亦提出非資本主義進化的必要 中國工業的危機使經濟上需要那些趨向於社會主義的過度性質的辦法 中國的前面站着一個絕對的問題 或者完全殖民地式的奴隸化 而羣衆更加破產 或者是蘇維埃的 非資本主義的 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步驟 可以大致的一般的規定出來這些步驟 經濟上是完全可以實行的 並且能夠保障那些造成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前提 這些步驟 在將來實際的鬥爭上 應當由中國共產黨具體的規定出來

這些步驟之中可以有以下的辦法，外國資本的工廠企業，銀行、新秋加，股份公司，鐵路，大的航路，航空事業，汽車交通，首先是屬於外國資本的——都收歸國有，對於反動工農蘇維埃運動而組織反革命鬥爭的中國資產階級為着經濟上解除他們的武裝起見，要把他們的企業和資本——收歸國有；對於其他的小企業——實行監督，土地，水利，灌溉事業——收歸國有；實行徹底的合作社化，從消費合作社販賣合作社的最簡單的形式做起；然後，實行集體農場化，完全根據於農民自願的原則，並且可以得着無產階級國家技術上的幫助，建立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去實行繼續和加強革命的中國的經濟命脈。

廿七，中國革命在最初的階段上，當然，還並不剝奪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真正相反，尤其是對於農業，在消滅地主私有土地制度之後，消滅軍閥制度而實行革命之後，資本主義一定要表現向前進的趨勢，中國革命經濟上的非資本主義性，並不在於立刻便排斥一切社會關係裏的資本主義，而在于革命民權獨裁的機關，利用爭奪的經濟地位，將要造成那種前提和優勢，去徹底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的生產，這兩個傾向的鬥爭裏，無產階級的勝利不但要由國內的條件來決定，而且也要由國外的條件來決定，應當注意到：社會主義是不能夠一下子直接實現的，過渡到社會主義要經過許多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長期的過程，分布在許多要徹底執行的具體辦法，進到社會主義的各個步驟，應當從羣衆的需要出發，應當使大多數的人民認識這些步驟的必要，這些步驟應當是經濟實際情形裏面已經成熟的，應當是經濟上完全可以實行的，中國是小經濟占優勢的國家，這些過渡辦法應當和農民主要羣衆的利益聯繫起來，應當估計到各區域社會情勢的區別，估計到農民羣衆的組織力量和覺悟程度的不同，估計到民族祠堂

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影響的力量，應當記得：我們的任務不是取消，而是改造小農經濟，所以規定過渡辦法的時候，無產階級無論如何不應脫離自己的農民後備軍。

廿八，提出並且宣傳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同時必須指出共產國際的方針：（一）和託洛斯基獨斷主義的概念，（二）和孫文主義的思想完全相反的，提出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問題。這不僅是託洛斯基主義的，承認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的，正是託洛斯基，他在承認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左傾」的空談之後，暗藏着完全忽視現在發展着的農民羣衆鬥爭的特點，對於託洛斯基，這是很大的特點：他對於農民的力量和革命可能估計不足，對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的任務和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過程，不能了解，中國革命的中

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議決案——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國問題議案的決議

（一）國際形勢和中國革命

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與興盛和全世界的經濟危機
現時世界的狀況是，在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基礎之上，開展着全世界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整個系統的一切主要矛盾劇烈到極點，開始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末日，同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工業化和集體農場運動已經有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成績，雖然還有很多的困難，可是，在布爾塞維克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勞動民衆贊助之下，蘇聯的發展已經是大踏步的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這樣，使全世界的勞動羣衆更加看見現在世界的主要矛盾的日益深入，這種主要矛盾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日益興盛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日益動搖，因此帝國主義列強更加加緊對於蘇聯的侵略，積極準備進攻蘇

聯的戰爭，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也因為要加緊爭奪市場，爭奪殖民地而「勢力範圍」，所以發展着相互的衝突，日益促進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也極端的劇烈起來——資本家對於工人實行殘酷的進攻，羣衆的大批失業，工資的降低，工作時間的延長，社會保險的取消，稅捐的加重等等，資本主義國家法西斯蒂化，剝奪羣衆的政治自由，社會民主黨和黃色工會也法西斯蒂化，他們和資本主義的政府機關混合起來，工人羣衆正在用廣大的罷工鬥爭來反對這種資本的進攻，國際的羣衆政治示威，失業工人的廣大運動，德國，法國，波蘭，以至英國美國都有廣大的鬥爭爆發，殖民地的勞動民衆，也發動革命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中國，印度安南等）總之，世界的經濟危機，引起無產階級更進一步的反攻，和殖民地革命鬥爭的興起，在有些國家裏面，經濟危機已經引導到政治的危機，所以全世界工人運動和殖民地勞動羣衆的革命高漲已經開始，而最近的世界危機只是更加促進殖民地地上，尤其是中國革命的國內戰爭的開展，這種情形，很明顯的把國際的悲觀的取消主義的估量，打得粉碎。

同時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革命的已經是在世界革命的總高漲的情形之下進行，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所以說只有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列強國內革命勝利之後，中國革命方能能夠勝利，說法，固然是錯的，同樣，看不見中國革命勝利，有促進世界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推動世界革命的偉大意義，亦是非常之錯誤的。

（二）中國革命運動的高漲

三，中國政治經濟危機的深入

中國最近的事變指示出的，中國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政府更加密切的和帝國主義列強的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影響到中國，使中國的經濟危機——鉅大的工業，農業，金融的危機，更加深入（工業的停滯和衰落，鉅大飢荒的繼續，失業之增加，銀價低落和米價等的高漲），工人受着中外資本家極端殘酷的進攻，農民羣衆和小資產階級貧民，亦大批的更加破產和貧困化，而帝國主義列強，正正爲着掠奪掠奪中國市場，而加緊侵略中國，重新瓜分中國，爭奪中國的勢力範圍，於是中國國民黨——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和政黨，他的各派軍閥政客代表着地主資產階級各種集團，互相傾軋和排擠，在經濟危機深入的推動之下更加加緊爭奪着對於農民羣衆的「剝削權」，同時他們也各自勾結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受他們的支配，而替他們爭取勢力範圍，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這種鬥爭，不但已經爆發成爲連續將近兩年的軍閥混戰

而且已經完全破滅了所謂「青天白日旗統一中國」的幻象，公開的分成幾個互相戰鬥的政府（北方政府的成立，滿洲政府的「中立」和最近張學良的出兵進佔天津北京等）。一次戰爭沒有完全結束，立刻又暴露更加擴大範圍的第二次戰爭的準備步驟，更明白表露着，——中國全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國民黨軍閥制度的崩潰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反革命的軍閥混戰的延長，和統治階級的更加分裂，愈益削弱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同時這是更加加重對於羣衆的剝削和鬥爭，而日益引起羣衆方面更加積極的反抗和壓迫。

四、中國革命運動高漲的新時期

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也正在走進新的時期，中國的工農革命，佔領過長沙一次，接着在長沙之役後，利用佔領長沙的一切軍事政治上的動員，集中並且改編自己的力量，而進佔更有利的反動統治的戰門。長沙十天的蘇維埃政府，不啻帝國主義國民黨各派，和陳獨秀託洛茨基等各種機會主義，他對於全國以至全世界勞動羣衆引起極深廣的同情和贊助，固然，第一次佔領長沙之中：第一，紅軍各部隊的力量沒有充分的配合行動，第二，紅軍的進攻和長沙的奪取鬥爭沒有充分的聯繫，第三，當時沒有充分組織地方和根據地，第四，仍舊保留着許多游擊戰鬥的性質，然而，長沙的佔領，開闢了中國革命高漲之中的新時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的蘇維埃暴動，是前一次革命失敗過程之中的「退兵的戰鬥」，而現在長沙十天的蘇維埃，却已經是新的革命爆發的「進兵的戰鬥」——他開始了爲着全國蘇維埃革命的鬥爭，江西，湖北，廣西，福建，廣東的紅軍，正在這個時間更加發展自己的力量，新的蘇維埃區域的建立和發展，農民的游擊戰爭，地方暴動，以及自發的農民鬥爭，也都在擴大，軍閥軍隊裏的兵變和士兵暴動的醞釀和發動比以前更加增加了他的力量，

擴大了他的範圍，尤其是和紅軍接解的部隊。城市貧民自發的鬥爭，也往往成爲廣大的騷動和槍米運動。最主要的城市工人羣衆，在最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發展着羣衆的罷工運動，時常發生和警察巡邏，軍隊的武裝衝突（一九三〇年全國紅軍五月的廣大運動，和政治示威，八一運動，上海水電罷工，上海五萬人絲廠女工的罷工，青島的紗廠和人力車夫的大罷工，武漢路元紗廠的罷工等等）——雖然運動和鬥爭的規模和力量，還沒有充分的擴大，可是鬥爭的劇烈和日益高漲的形勢是很顯然的，一般工人反對黃色工會和國民黨的鬥爭，更加普遍，更加劇烈，這是證明對於除出武裝暴動沒有出路，和必須推翻國民黨政權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認識，顯開始更加深入到了工人階級裏面去。這種鬥爭情形明顯的表現着，中國工農革命的進展，長沙的佔領和革命戰爭的開始，是在中國一般的新的背景之上的，而且蘇維埃已經能夠總合一切革命運動的唯一的旗幟。

現在革命運動的特點，是從工農羣衆部分的革命行動進到總的革命進攻的過渡時期。（一）城市階級鬥爭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充分的程度，足以擊破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整個統治，可是正在更加劇烈和日益高漲，（二）農民運動的發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等現象，有些地方開始農民游擊鬥爭，有些地方却已經能夠推翻當地的國民黨政權，（三）而且紅軍戰爭的主要區域已經進到規模廣大的反對帝國主義軍閥的正式戰爭，跟着軍閥軍隊的兵士的革命鬥爭和響應紅軍的運動，也正在日益擴大。這樣，部分的說來，軍閥混戰已經開始變成革命戰爭，（四）蘇維埃區域的逐漸聯合，要從零星散亂的各地方革命政權的樹立，進到建立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府，來指揮組織革命的戰爭，集中革命的勢力！用統一的革命的蘇維埃政權去和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對抗，去領導起全國的革命運動，爲着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的勝利而鬥爭。

八、中國革命進展的前途
帝國主義的列強，這樣，積極的實行領導反對中國革命的戰爭，運用他們一切種種走狗的反動，來鎮壓那爭取中國解放的工農蘇維埃革命，中國國民黨各派的白色恐怖政策，以及陳獨秀鄧演達等的反動宣傳，都這樣一致的來反對工農羣衆的革命鬥爭，——這足以更加明顯的指出：一方面對於中國革命敵人的力量，（帝國主義和中國地主資產階級）需要更偉大的更有組織的發動極廣泛羣衆的革命力量，來和他們對抗和鬥爭，別方面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自己已經認識清楚——在世界上工人運動和殖民地革命的向前發展，對於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都都有極大的危險對於中國國民黨統治，那簡直是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

九、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一致的政治路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秘書處，一九三〇年七月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估量中國革命的運動說，中國「革命的爆發，一天天的接近」，「最近時間，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包括到整個中國，至少也要包括到幾個省份的地域」，不過是「暫時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的形勢（武裝暴動的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聯合，總合起來，這些運動還沒有保證必需的力量，去擊破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然而「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漲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和一切取消主義機會主義的預言完全相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這種指示。

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承認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根據于中國的一般的革命運

五、現在革命運動的特點
現在革命運動的特點，是從工農羣衆部分的革命行動進到總的革命進攻的過渡時期。（一）城市階級鬥爭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充分的程度，足以擊破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整個統治，可是正在更加劇烈和日益高漲，（二）農民運動的發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等現象，有些地方開始農民游擊鬥爭，有些地方却已經能夠推翻當地的國民黨政權，（三）而且紅軍戰爭的主要區域已經進到規模廣大的反對帝國主義軍閥的正式戰爭，跟着軍閥軍隊的兵士的革命鬥爭和響應紅軍的運動，也正在日益擴大。這樣，部分的說來，軍閥混戰已經開始變成革命戰爭，（四）蘇維埃區域的逐漸聯合，要從零星散亂的各地方革命政權的樹立，進到建立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府，來指揮組織革命的戰爭，集中革命的勢力！用統一的革命的蘇維埃政權去和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對抗，去領導起全國的革命運動，爲着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的勝利而鬥爭。

六、國民黨的屠殺和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中國革命
中國國民黨就利用發狂的白色恐怖和屠殺政策，企圖挽救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資本家的統治，凡是反動統治現時還維持着的地方，不論是城市和鄉村，都是這樣情形，國民黨軍隊，在帝國主義軍閥間包圍着幫助之下，特別佈置主要城市（武漢等）的「防禦工事」，國際各帝國的帝國主義的軍隊和國民黨各派軍隊，都用極殘酷的手段來攻打蘇維埃和紅軍，施用飛機炸彈，整個的屠殺許多村鎮，殺死成千成萬的民衆，國際帝國主義的列強，已經公然對蘇維埃並且實行出兵數十萬到中國來干涉革命。

七、國民黨改組和取消派等的控制
這樣，革命和反革命決定勝負的鬥爭，一天天接近，使一切種種所謂「第三派」更力加強企圖用「國民黨」等口號的欺騙宣傳，才要能擊破，破壞革命，可是，國民黨的改組派，托洛茨基等，最近參加北方政府，公開的對帝國主義，幫助軍閥，宣傳並且實行反革命戰爭，革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改組派和取消派完全暴露，其至於完全喪失，計洛茨基等取消派等，亦跟着改組派提出國民黨的口號，反對蘇維埃，說「長沙是土匪佔領的」，這很明顯的表示他們實際上擁護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政策，其他胡適之的「民權派」，鄧演達等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也是同樣的作用，取消派等都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實際上也是在努力維持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

國際的托洛茨基派，以及白朗德爾派，也和中國國內的陳獨秀一樣的，他們對於殘酷的白色恐怖，以及長沙漢口等處最近屠殺幾千工人和共產黨員，並沒有表示半點抗議，而對於中國紅軍，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却極力的誣蔑。

（三）共產國際對於中國現時情形的正確估價

動的新的高漲情形，黨的路線確是正確的，發動羣衆鬥爭，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爲全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這就是說，要在工人羣衆之中，首先是在工廠中加緊黨和赤色工會的作用，組織和領導無產階級日常的經濟鬥爭，並且把這些鬥爭密切的與政治鬥爭及鬥爭聯繫起來，以動員和組織工業城市之中最廣大的工人羣衆，同時，使工業城市羣衆運動，與革命的農民運動以及紅軍的行動配合起來，創造能工武裝暴動的必要條件，鞏固並且擴大蘇維埃區域的根據地。

十、中央全體會議對於過去錯誤估量的糾正

同時，中央全體會議認爲必須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時期對於目前形勢的估量，在許多重要問題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確的地方。對於時局有過份的估計，對於不平衡發展的觀察有不正確，忽視蘇維埃區域的鬥爭，忽視工業區域中黨和赤色工會的作用，忽視農民運動，忽視農民運動與政治鬥爭的聯繫，總起來說，就是中央全體會議政治路線沒有充分的估計到，現在的事實是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力量，還沒有達到農民戰爭之中還缺少充分的無產階級領導和組織作用，政治局沒有充分的估計到，目前蘇維埃區域還沒有完全發展，完全破產，於是對於帝國主義反革命統治階級的形勢和可能，對於革命勢力的現狀，和革命形勢發展的速度，都有過份的估計，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決議案，在一般的三條路線之下，就已經有這種估計上的錯誤。總之，城市工人尚未走到「革命形勢的成熟」的主要原因，只是由於白色恐怖和「左」的錯誤，而蘇維埃區域中之革命形勢的成熟，甚至於「只要」在產業區域和政治中心中加緊一個偉大的工人鬥爭，使工人可以形成革命形勢的成熟，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一定可以，而且已經引起策略上的錯誤。

這是估量之中還沒有充分的認識到，(一)現在大城市的產業中心裏，還缺少更加廣大的羣衆動員和羣衆發動，(二)各地蘇維埃區域，和紅軍的發展擴大，還需要領導的加強和集中，需要建立鞏固的陣地，去迎接更加殘酷的決定勝負的戰鬥，因此，政治局過去的戰略上，就有個別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任務，沒有能夠充分的和爭取羣衆的任務密切聯繫起來，所以冒險傾向的輕易暴動的佈置，代替了切實創造武裝暴動前提的鬥爭。

爲着更加堅決徹底執行國際和中國黨一致的路線起見，必須遵照國際執委的指示，立刻完全糾正這些錯誤，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實行必要的轉變。

十一、反對動搖搖擺的路線

同時，中央全體會議指出，實行糾正政治路線過去策略上的錯誤，決不是變更黨的路線，最近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却利用這些個別的錯誤，企圖進攻中央的路線，企圖用曲解國際路線的手段，認爲現時應採取保守政策，而來推翻中央和國際一致的路線，總之，左傾的估量認爲全國客觀形勢的形勢已經到來，應該馬上到處佈置暴動，右傾的估量就否認全國總危機和一般的革命高漲事實，而認爲應該拋棄準備同盟罷工，和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方針，這都是違背國際和黨的一致路線的，而右傾的估量，簡直是投降政策，客觀上是取消派埋伏在黨內的好細。

總之，左傾「工人只要暴動不要罷工和示威」的「左」機會主義，以及反對政治鬥爭，反對創立黨必要條件的右傾機會主義，這兩種傾向都嚴重地損害廣大羣衆及發動和領導蘇維埃的鬥爭，黨應當採取的戰鬥，反對空喊罷工或武裝暴動而忽視工廠中日常的羣衆工作，和蘇維埃區域中「左」機會主義，反對只看到經濟鬥爭而否認經濟鬥爭和

政治鬥爭聯繫的密切，不去努力創造總罷工武裝暴動的必要條件的右傾機會主義，而且現在右傾是主要危險。

(四)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

十二、共產國際指出的任務的總意義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秘書處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國問題決議案，根據對於中國形勢正確的估量，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目前任務，更詳細明確的指示，這任務的意義是：(一)鞏固和發展各蘇維埃區域，集中農民鬥爭的力量，加強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紅軍的直接領導，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臨時中央政府，去組織革命的戰爭，爭取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二)同時，積極的擴大中心城市工人羣衆的發動和組織工作，發動並領導全國反動統治區域裏面各種形式的羣衆革命鬥爭，爭取極廣大的勞動羣衆來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以加強並鞏固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權，這樣去堅決的爲着全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而鬥爭。

十三、蘇維埃根據地的建設

革命勢力——工人紅軍的發展，正在從零星散亂的游擊戰爭，進到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正式革命戰爭，長沙佔領事變的經過，更加明顯的指出這樣情形，中國紅軍的三，四，五，八軍的匯合和廣大的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正是證明當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建立鞏固的陣地，就是建立集中統一的真正和工農羣衆密切聯繫的蘇維埃區域臨時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蘇維埃的根據地，創造並且鞏固真正堅強的，政治上軍事上有充分保障的蘇維埃區域，以便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進而領導一個或者幾個工業政治中心——這種形勢，現在是湘鄂贛區域最爲成熟。

十四、蘇維埃區域裏的政策

這種任務的執行，首先就要不但積極擴大發展各蘇維埃區域，而且要切實加強這些區域裏無產階級的領導，(一)要切實組織並且整頓

各級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政權——吸引廣大的工人農民羣衆的參加，排斥富農和投機分子，(二)要堅決徹底的實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最小限度的保護勞動的社會法令，(四)實行適當的以承認自由貿易和施行勞工監督生產爲原則的經濟政策，和一般抑制剝削者的政策及租稅政策，(五)實行堅決的肅清反革命政策，反革命的民權獨裁，(六)實行經過羣衆團體定期徵調志願兵辦法，去堅決改良紅軍的社會成分，建立紅軍之中無產階級的領導幹部，提高和鞏固黨在紅軍之中的領導作用及絕對的威信……這就必須發動當地更廣大的羣衆，組織他們的鬥爭，發展並且鞏固當地的赤色工會，農民工會貧民團等，去團結中農羣衆於自己的周圍，而肅清富農這一切反動影響和領導，只有這樣，蘇維埃纔能有鞏固廣大的羣衆基礎，國際執委的決議案，對於這些問題的詳細指示，應該立刻堅決的去執行。

對於這一個問題——建立工農蘇維埃政府，創造並且鞏固真正的紅軍，以確定蘇維埃區域的地域(根據地)以及隨着這個方針而必須執行的許多步驟和辦法——中央政治局直到最近總加以充分的注意，這個任務的執行，決不是「割據偏安」的「和平建設」恰恰相反，只有在鬥爭之中，纔能發展出堅強的政治上經濟的真正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這鞏固紅軍和蘇維埃政權，肅清蘇維埃區域內部反動勢力的方針，正是要用更加鞏固革命陣地的方法，使勝利要進取得到充分的保證，這樣去真正擴大蘇維埃區域，爲着全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而鬥爭，現在不徹底去肅清蘇維埃區域，不加強和改造紅軍，不做政治上軍事上更好的準備，而便單純擴大戰鬥的政治宣傳了，這是不正確的。

十五、城市工人運動的任務
反動統治區域裏城市工人的鬥爭，女工運

動，青年工人和童工運動，以及失業工人運動，必須加以更加充分更加切實更加堅決的領導，對於自發的經濟戰鬥和反對國民黨及黃色工會之鬥爭，以及還在黃色工會等限制之下的運動，必須加以更多的注意，要保障黨的政治影響的擴大，使他不但能比客觀自發鬥爭的劇烈化還要落後，而且能夠得到組織上的鞏固——首先就是黨和赤色工會的發展，以及工廠委員會運動的切實執行和擴大，這就必須更堅決的去執行獨立領導鬥爭，團結擴大下層羣衆，反對黃色工會，消滅黃色工會的策略。城市工人運動的中心問題就是在準備總同盟罷工的方針之下，去加強組織政治罷工——因此，必須努力加強對於日常部分的經濟政治鬥爭的領導，擴大罷工運動，直到各業同盟罷工，並且發動羣衆的更擴大的政治鬥爭，不但把經濟和政治要求機械的分割對立起來，而且能夠綜合聯繫政治和經濟的要求去組織偉大的政治罷工，要能夠發動羣衆的經濟戰鬥和政治鬥爭，從這種部分要求的羣衆運動的領導，聯繫到爲着全國蘇維埃政權的總鬥爭，這樣去真正切實的準備政治總同盟罷工，以至於武裝暴動。

對於罷工運動不能充分領導羣衆切身要求所激起的部分鬥爭。同時又並不能使政治罷工的發動深入羣衆，並且不能聯繫部分要求的鬥爭和總的政治鬥爭——這是爭取羣衆的很大的障礙，至於機會主義的動搖分子，企圖分割政治的和經濟的鬥爭，要使運動停頓在經濟的小鬥爭範圍之內，並且把準備總同盟的政治罷工推到第二等的地位——那就簡直是尾巴主義的最嚴重的表現。

十六，爭取羣衆和積極準備暴動的聯繫

反動統治區域的農民運動，飢民運動，兵士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等，亦都應當在這種原則之下進行，總之，對於目前任何細小的鬥爭，黨都不應當忽視，必須認清，爭取大多數工人羣衆，一直到落後的廣泛的勞動羣衆——是和積極的準備武裝暴動，發動游擊戰爭和地方法暴動的任務，絕對不能對立起來的。恰恰相反，正應當利用工人和廠主，店員和雇主，農民和地主，兵士和軍官……以及帝國主義軍閥和中國民衆，反動的中國政府和境內弱小民族之間的一切衝突，去領導和發動廣大羣衆的鬥爭，在鬥爭的過程中，削弱反動的統治，爭取動員，並且組織革命羣衆，這樣去積極準備武裝暴動。

十七，革命武裝力量的擴大和準備

這些鬥爭的發展之中，應當注意到工人軍事上的編制訓練和武裝訓練：應當堅決的從抗租，抗稅，抗債等鬥爭裏，從發展新的蘇維埃區域和土地革命運動的鬥爭裏，發展更廣大的農民武裝，游擊隊和游擊戰爭，適當的去創造新的紅軍，應當對於兵變給以正確的領導，並且在適當的條件之下組織兵士暴動，使他們的發動，的確能夠削弱反動軍隊，而加強革命的武裝勢力——和工人農民以及紅軍的鬥爭聯繫起來，主要的問題是在所有這些運動之中，實現並且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這裏，不能夠有冒險的行動和佈置，因爲準備的不充分，以及和兵士羣衆的聯繫的缺少，或者因過於誇大計劃而等待不可能的配合——這些行動，和佈置，反而可以斷送我們在敵人軍隊之中的力量。

十八，蘇維埃區域和反動統治區域任務的相互關係

自然，反動統治區域的這些鬥爭任務，決不可以和蘇維埃區域的任務割裂起來，尤其不可以互相對立起來，恰恰相反，這兩部分的任务，只是一個整個任務的兩方面——這個整個任務，就是爲着全國的蘇維埃政權而鬥爭，所以兩方面的任務，應當互相適合，互相聯繫。例如要在日常鬥爭裏去引起廣大羣衆的發動，在反對軍閥混戰，變軍閥戰爭，爲反對軍閥的革命的戰爭的總口號之上，起來擁護蘇維埃政

權和紅軍，反對攻打紅軍阻擋運輸軍隊軍械去打蘇維埃區域，號召兵士投到紅軍，工人替蘇維埃政府去工作……等。總之，黨的總方針，是要組織現在革命戰爭和積極準備城市暴動，互相配合和聯繫起來。

十九，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運動

一般的全國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的鬥爭，蘇維埃區域的政策，以及紅軍的戰爭，都要集中統一的組織起來，領導起來，適當的聯繫和配合起來，所以最近黨的具體任務就是要領導起極廣大的中國工農兵士貧民羣衆（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會的準備運動，要能夠切實的把全國大城和一般反動統治區域裏面工農羣衆的解放運動，以致日常鬥爭，和蘇維埃大會的準備運動，密切聯繫起來，並且要能夠真正發動各蘇維埃區域極廣泛的羣衆，來積極參加大會的準備，這樣，使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和要將在大會產生的臨時中央工農蘇維埃政府，的確有全國鬥爭的勞動羣衆做他們的支柱。

二十，蘇維埃政府的大政方針

全中國以及全世界範圍之內，要發動廣大的贊助並擁護中國蘇維埃大會而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白色的恐怖的大運動，——要百倍的加強列強駐華海陸軍裏面革命的兵士運動，要經過蘇維埃政府——中國工農羣衆自己的政府，在一切宣傳鼓動裏，提出主要的中心口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勞工團體監督生產，推翻國民黨政權和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建立獨立的解放的統一蘇維埃中國，取消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中國境內，不論是和中國和外國的資本家，凡是違背和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法令的，都要受到嚴厲的裁判，——直

到把他們的企業租借區收歸國有，——要公佈這種蘇維埃政府的目前大政方針於全國和全世界，並且要特別提出聯合蘇聯的口號，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羣衆，來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及民衆，共同擁護蘇聯，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進攻蘇聯以及壓迫中國革命的戰爭。

二十一，黨的組織任務

所有這些任務，很明顯的要求黨努力力去加強主觀的力量，首先就是要擴大黨的無產階級的基礎，廣泛的徵求產業工人女工工人黨，而徵求農村工人雇農苦力等入黨，亦是非常重要之重要的問題，同時，要在廣大的半無產階級的貧民羣衆之中，發展黨的組織，要堅決提出工人幹部訓練新的幹部，要百倍的加強黨的各級指導機關，直到支部幹事會，要廣大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一切革命的羣衆團體，尤其是赤色工會和工廠委員會，以及勞動童子團，工人糾察隊，赤色先鋒隊，少年先鋒隊，革命的農民及兵士團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革命互濟會等等。現在一方面要努力加強黨對於青年團工會以及其他革命羣衆團體的領導作用，別方面更要更加擴大羣衆的非黨團體，廣泛的發動他們的組織，提高他們自己的活動能力和獨立工作的能力，只有這樣，纔能發展並鞏固黨對於廣大羣衆的政治影響使有組織的革命勢力，不僅僅限於最先進的先鋒隊伍，而能極廣泛的包含到偉大的羣衆，任何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某些辦法，足以妨礙這種任務的進行，甚至於事實變成取消青年團以及妨礙工會工作等的現象的——都極端的有害，而不能不立刻改變，要真正建立並且鞏固各種羣衆團體裏的黨團工作，要努力擴大並加強黨的支部和他在羣衆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產業支部。

（第九版續）

以後黨的最主要的組織任務之一應該是，有系統的擴大赤色工會的基礎，使他在工廠之中成為真正的羣衆組織。全總，上海工聯，各省的總工會，以及各產業工會，都要成為有戰鬥能力的組織，要從工廠裏面最好的最積極的工人之中，特別是從罷工及各種鬥爭裏面最積極的分子之中，提拔新的工會幹部，應當剷除害怕和不信任非黨的無產階級分子做工會指導機關工作的傾向，黨的支部和黨團，應當在工廠和工會裏面，把這些選拔出來的廣大的無產階級幹部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黨團和工會，都應當特別注意勞動婦女運動，尤其是女工運動，必須各級黨部，團部，工會的整個指導機關，一直到每個支部，每個工會下層組織，都負責積極去進行婦女工作。

黨對於青年團要注意的現時極嚴重的青年團的危機狀態——青年工人的工作薄弱到極點，團員的工人成分，比黨還要稀少，蘇維埃區域雖然有青年羣衆的組織，而極端缺乏團的正確領導。黨必須加倍的加強對於青年團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加強青年團的對右傾主要危險，同時加強反對破壞青年團實際工作轉變的「左傾」清談和關門主義，而切實執行青年共產國際所指示的轉變，實行工作上的青年化，尤其要其反對黨內輕視青年工作的傾向，黨的中央政治局的關於「總行委」決議，事實上得到了取消團的組織的結果——這種錯誤直到最近方纔糾正，——這種錯誤引起了取消青年團傾向的加強，所以特別要堅決的反對這種取消主義的重要危險。同時，也要加強鬥爭，去反對因為這些最近的錯誤而更加激起的先鋒主義的「第二黨傾向」。

二十二、下層統一戰線的方針

現在革命發展的形勢，是革命和反革命開始日益接近決定勝負的戰鬥，國民黨改組派陳獨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鄧演達的社會民主派，

胡適之等的民權派，凡是這些企圖站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所謂「中間派」(第三派)，都自然要更加努力幫助統治階級——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地主資本家——想出比精巧的方法，來欺騙羣衆，拉攏羣衆，阻礙羣衆的革命化，而維持反動的統治，他們一致的口號是「國民會議」，他們多多少少相同的策略，便是企圖誘惑羣衆走合法主義的「正軌」上去，甚至於露骨的做破壞罷工的工賊，出賣農民羣衆鬥爭的好細——已經成為通常的現象，就是不成派別的工頭，幫口，紅槍會等類的首領(富農豪紳等)事實上也是傳達改組派等影響到羣衆中去的工具，這種政治派別和破壞革命的分，甚至於暗藏蘇維埃區域裏去活動，他們的活動，尤其是在反動統治區域，往往還能夠欺騙落後羣衆，至少是使羣衆暫時的就蒙，散亂，認不清目標，所以共產黨的任務，就要更加加強反對這些派別和這些分子的鬥爭，爭取羣衆自發運動的領導，主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解除他們的武裝，這就必須實行「下層羣衆的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是在一切鬥爭，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鬥爭之中，共產黨應當和共產黨的一般下層羣衆團結起來實行鬥爭，獨立的去領導他們的運動，使這些運動都走到蘇維埃政權的總口號之下，這樣在鬥爭的過程之中，要在每一步，每一件事情上，都切實去暴露這些派別，黃色工會的領袖紅槍會等類的首領……的反革命作用，以及他們欺騙羣衆出賣壓迫羣衆的真相。

二十三、革命轉變問題和反對暴文主義，託洛茨基主義的鬥爭

中國革命發展的趨勢，是鬥爭急劇的發展和迅速的深入，因此，共產國際執委特別指出中國革命當前的任務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前途問題，中央政治局對於這一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在最近幾次議決案上，指出「兩個革命完全

困難」的說法，以及「革命開始勝利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的錯誤，固然是正確的，可是，自己的解釋，也是不清楚的，而且是機械的(一省或幾省革命勝利就一定是革命轉變開始的說法)。黨必須根據國際七月議決案的詳細指示糾正這些錯誤，更切實更明確的指出並且解釋，中國革命現時階級，還是民權主義的性質，而它的勝利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進路，並且應當在這個問題上更加加強反對暴文主義和託洛茨基主義的鬥爭。

(五)反對傾向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

二十四、自我批評和反對傾向的鬥爭
黨現在要擔負起組織革命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嚴重任務，要在組織上加強自己的戰鬥力，要加強反對一切反革命派別在羣衆裏的影響，而爭取廣大的羣衆，爲着執行這些任務，黨必須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的七月議決案，和本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切實檢查黨的工作，實行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從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國際和黨的路線上審察批評黨上組織上工作上的錯誤和缺點，而堅決的執行糾正，使黨都了解這些錯誤的實質和教訓，別方面要防止調和主義精神的非布爾塞維克的「自由批評」——離開黨的路線，甚至攻擊黨的路線的批評，並且黨在現在情形之下，應當比任何時期，系都要更加保障思想上布爾塞維克的一致，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左右傾和調和主義。

二十五、「左傾」的錯誤

因爲必須堅決的領導罷工鬥爭，儘量發展農民的游擊戰爭，和地方暴動的關係，除主要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危機之外，又發現了盲動主義關門主義傾向的錯誤——就是往往不去爭取羣衆，不能估計羣衆的力量，而只有脫離羣衆的發動計劃等等，同志之中發現「不理黃色工會

「凡是不是雇農，一律都應當開除出黨」(殺盡富農)「只要領導十歲以下的貧農去抗稅抗租」等類口號的提議，並且已經有放棄羣衆日常鬥爭的傾向，忽視組織上黨固執的影響和羣衆團體的現象，甚至於借口「羣衆只要暴動，不要罷工，只要大幹，不要小幹」的論調，而實際上走到極有價值的機會主義的消極，羣衆之中的這種情緒，只足以表示羣衆對於國民黨統治的毒恨的增長，以及羣衆力量組織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去領導羣衆日常鬥爭，那就成了等待暴動，別方面，這一類的「左傾」情緒，在革命戰爭之中，往往會引導到表面是「堅決向前進攻」，實際是繼續「沒有後防的作戰」方式，在蘇維埃區域裏，就是不適用對於帝國主義的應付政策，脫離農民羣衆的「左傾」幼稚政策，反對富農而不會團結中農於自己的周圍，以及一般的不會在政治上解除改組派取消派黃色工會富農等等的武裝，而反對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

「左傾」的錯誤，是在於只看到先進分子的情緒，而不去切實艱苦的去爭取羣衆，因此，脫離廣大羣衆而落到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左傾」的錯誤，事實上是一黨固執機會主義的立場，所以一定而堅決的反對一切「左傾」，不應當有任何調和的態度。

二十六、右傾的主要危機和調和主義
同時，現在黨要在鬥爭的過程之中，準備力量去迎接最近將來決定勝負的戰鬥，要勇敢的去發動，並且獨立去領導幾千百萬羣衆的革命鬥爭——在這種鬥爭條件之下，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

現在的狀況，最嚴重的危險事實上的難事對羣衆鬥爭落後的尾巴主義——有些同志甚至於說「羣衆都是右傾落後的」來掩護他們自己的怠工，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上實際上的表現，就是，工會的合法主義(投降黃色工會，放

案獨立領導鬥爭的紅色傾向，農村裏的「單線」(阻礙土地革命，保守和平發展的主張，是任羣衆在富農影響之下等等事實)，對於農民戰爭的蔑視，恐懼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過分」發展等等，可是最近這些個別表現之字，還有更嚴重的現象——甚至於形成整個的右傾路線，企圖鼓動同志來反對黨的路線，這種右傾路線是，(一)說「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中國革命是空話，而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是實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二)說城市工人沒有革命鬥爭起來，沒有同盟罷工的可能，只能實行日常的經濟的小鬥爭，(三)說農民的鬥爭，因為沒有工人革命鬥爭起來，所以不能成爲什麼大的力量，說農民戰爭是「部落式的暴動」(「沙的佔領是決沒有前途的」)，(四)藉口發展不平衡，否認世界的總危機和一般的革命高漲(否認「第三時期」)否認中國全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和總的革命高漲(五)因此，認爲不應有組織革命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總路線，並且根本否認黨的成績，發展悲觀的論調——主張避免劇烈鬥爭和平的發展「主觀力量」，說一定要赤工會組織了大多數工人之後，纔有別的辦法，內造諸挑撥黨內實行純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講話」，發展煽動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這個路線顯然是反對黨的整個路線——也就是反對國際的路線，可是這些右傾分子却利用着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組織上的個別錯誤，不但造謠誣蔑挑撥離間，進行小團體的活動，而且宣傳中央的路線，和國際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充「擁護」國際路線的名目，實行反對國際和黨的路線，這些分子的領袖，又正好就是從二中全会以前，江蘇問題的爭論，反對陳獨秀鬥爭的最初階段以來，一貫的是反對中央的。

而且，在黨批評和打擊這些右傾分子的時候，居然有些同志還採取調和態度，說右傾路線並沒有形成，說思想上反對右傾固然需要，組織上的制裁是用不着提起，只說中央和國際不會不一致，而不管覆右傾分子的輕蔑中央，總之，調和主義的特點，就是說，在組織系統上當然服從中央可是思想上的自由，討論上的自由，即使是要搖動黨的線路的也還要保留着，這些調和派是向來有小組織的派別主義傾向的一些同志，他們現在事實上是在阻礙黨反對右傾的鬥爭，如果他們不拋棄暗藏的社會主義的立場，那麼，自己也始終要走上公開的機會主義的道路。

黨必須同時反對調和主義，然後纔能無情的克服這種右傾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危險，然後纔能戰勝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工頭富農的意識，如果這些同志不糾正自己的錯誤，而且繼續堅持，那麼，黨必須肅清他們！因爲這種形成整個路線的右傾分子，客觀上不能不是取消派埋伏在黨內的好細。

二十七、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的黨和革命任務的執行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一致的認爲共產黨執行最近對於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糾正和指示，這是完全正確的。爲着要執行這些指示，以及爲着要執行共產黨國際的七月決議案，糾正過去個別的錯誤上工作上組織上的錯誤，並爲着更加堅決的執行國際的路線起見，爲着要，負起當前的嚴重的革命任務起見，必須堅決的實行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左傾，反對右傾調和主義，其要集中火力打擊主要的右傾危險，黨在這個問題上的任務，就是同時加強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尤其是反對右傾！右傾是現在基礎黨去執阻當前重要任務的主要危險。

經寫慣了把「革命高潮」的名詞與「直接革命形勢」的名詞，用成同等的意義，字面上「高潮」和「高漲」極容易混淆，而「直接革命形勢」(國際這次決議案上稱之謂「客觀革命的形勢」)和「高漲」在實質上却大不相同所以「高潮」的名詞應當廢除。

以後劃一名詞，

(一)凡是表示革命運動向上生長的普遍意義的，一律只用「高漲」

(二)凡是表示可以有武裝暴動直接襲擊統治階級的統治之形勢的，應當用列寧的名詞「客觀革命的形勢」，以後不用「高潮」(馬魯伊里斯基同志最近的解釋，「直接革命形勢」是以前齊諾維也夫所用的，也有不妥當的地力。

一九三〇年九月

實話五日刊的任務

紅旗日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出版了將近四個月了，雖然遭受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極端壓迫遇見了許多阻礙，可是無產階級以及革命羣衆的熱烈擁護和歡迎，不但報紙仍舊是繼續不斷的按日出版，而且是推銷的更廣泛，影響也更入羣衆了。這就是給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最好的回答。在四個月以來的紅旗日報中不斷給了革命鬥爭的正確指示，對於黨的路線也有所傳達，可是對革命策略的進一步討論和黨的線路的更深刻研究和認識的方面是太少了，這尤其不能滿足革命羣衆中的先進份子，以及黨的幹部的需要，但是這一任務不是排滿了革命鬥爭消息的紅旗日報所能容納的，而實在是另有副刊，專門容納這一稿件，負擔這一使命的不要。所以有這實話的出版。

這五日刊的主要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傳達黨的正確路線，詳細的加以解釋，以供給各級黨部以及革命團體的運用。尤其

最近關於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路線和精神的傳達和解釋本刊是負着很大使命的。

(二)對黨的戰略和戰術，很詳細的研究，對於工作方法更深入的探求，從這中間得出具體的方案，以供給同志們的需要。

(三)一般政治上當前的問題的討論和指示這也是革命幹部所急需的，祇有愈詳細的討論才能使我們更進步，更了解黨的路線和策略應當如何的靈活正確的應用。

(四)實行自我批評，站在黨的正確立場，舉行無情而自我批評是布爾什維克化的有力的武器，祇有這樣才能肅清一切不正確的傾向，才能給右傾機會主義以嚴重打擊。才能完成兩條戰線上鬥爭的任務。才能幫助幼稚的同志改正他自己的錯誤，同時也就是檢閱我們自己工作的最好方法。

(五)收集各地方的工作經驗和教訓，加以適當的估計，將經驗和教訓傳佈給各地方。

(六)介紹聯邦共產黨的目的重要的策略和過去寶貴的經濟，以及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鬥爭的教訓。

(七)最後本刊設置討論欄，可以更廣泛的包括各種問題，以及一般革命幹部所不能解答的難題，無論是路線上的，策略上的，理論上的(自然專門長篇理論的文章，布爾什維克雜誌是要負責的)工作方法上的，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本刊當每一問題，討論結束時給以明確的答覆。

總之本刊所負的使命是幫助革命的先進份子所需要的武裝，由革命的中堅幹部更具體明了的向着廣大羣衆傳達和解釋，才能更擴大黨的政治影響，也祇有革命者的親臨來參加討論才能更徹底的了解，才能不僅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而且能鞏固黨的影響，這就是我們主觀力量所急迫需要的增加，也就是目前形勢之下我們所應當努力的。

每個革命的幹部，應當自己計劃着，怎樣來幫助本刊完成這一個偉大的任務。

送附報日旗紅隨

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

廣義紀念與準備廣義

中國革命的兩條路線

吉安取得和喪失

我們要組織革命

稼
蓄

帝國主義準備戰爭，進攻工人的共和國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五年經濟計劃的成功，都使帝國主義者嚇得發抖，感覺其末日之要到臨。同時，全世界陷入極深的經濟與政治的危機，工人革命運動及殖民地革命都在繼續不斷的高漲，蘇聯經濟政治發展的勝利就是世界革命運動的有力的推動者和幫助者。帝國主義在這樣的狀況下，只有加緊反對蘇聯，準備戰爭，進攻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

不久以前，羅馬教皇曾以『擁護宗教』『反對蘇聯虐待教會』的旗幟，來號召全世界的反動者進攻蘇聯。美帝國主義者禁止蘇聯的貨物入口。反蘇聯的領導者——法國外相白里安號召組織歐洲聯邦，來團結歐洲的一切國家，形成反蘇聯的大同盟。中國國民黨大談其『西北邊防』，堅持其對中東路的『強硬態度』，來同帝國主義者聯合一起進攻蘇聯。此外，國際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事實，還多得很呢。

最近，蘇聯國內經濟反革命團體的破獲，更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整個計劃，露佈於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面前。經濟反革命團體專門破壞工場，礦山，運輸，以及原料生產，這團體直接與法蘭西軍事機關發生關係，受他們的領導，從他們得着經費。這完全證明，帝國主義者不僅準備戰爭進攻蘇聯，同時又組織領導蘇聯境內的經濟反革命團體，企圖在內部實行破壞工作，響應帝國主義從外部進攻。同時，經濟反革命團體的破獲又露佈了：法帝國主義怎樣領導蘇聯西方邊境各個國家，怎樣把他們團結成反蘇聯統一戰綫，怎樣在軍事上布置戰爭。

最近，因為蘇聯經濟發展，蘇聯出口貨總數日益增加，各國的資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均報紙

廣暴紀念與準備廣暴

澤民

遂大作其反蘇聯的煽動，造謠挑撥，宣傳禁止蘇聯的貨物入口，宣佈同蘇聯絕交。這兒，資產階級報紙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槍炮『異口同聲』在進行反蘇聯的工作。

現在每個工人，每個革命者應當深刻的了解，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更加迫近了，我們應當向全世界的工農告警，應當加緊擁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擴大蘇聯友誼社的組織，應當時時刻刻準備着進攻蘇聯戰爭的來到。要知道，蘇聯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它的存在與發展與世界革命的進展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起來！團結石像一個人一樣，讓帝國主義知道，擁護蘇聯的是有整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殖民地的勞苦羣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暴動，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時期革命失敗之後

，無產階級第一次用自己的行動表示出中國無產階級的獨立領導。在廣州暴動中，左派的國民黨統治在廣大的勞動羣衆面前證明他自己已是革命的仇敵，他們公然大批的屠殺罷工的工人羣衆，他們封閉和解散工會，把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驅逐到不合法的祕密狀況中去，最後，他們進逼到僅有的同情於革命的教導團兵士們，謀解除他們的武裝；這樣就使廣大同工入羣衆看清楚，一個完全新的形勢已經放在他們面前了。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反革命，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跟了他們跑，現在革命的動力已經只剩下工農兵士貧民羣衆除了自己起來用武裝暴動建立自己的政權以外，別無任何出路。

第一個革命浪潮過去了，廣州工人的暴動成爲工人階級退守時的一戰。然而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內部經濟政治的矛盾是這樣的尖銳，連資產階級地主的聯盟統治絕對不能穩定。革命

的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而帝國主義者中間以及軍閥地主中間的內部矛盾反更加劇烈化，爆發成爲連年不斷的軍閥戰爭。經濟大規模的崩潰，農業中發現空前的飢荒。於是階級矛盾更加劇烈化，暫時消沉的羣衆革命運動蘊伏着更猛烈的革命的爆發之前途。這樣就使廣州暴動同時成爲迅速到來的革命新高漲的信號，成爲中國蘇維埃革命時期的開始。

廣州暴動的意義正在乎牠是中國工人羣衆覺悟到革命中階級關係的變遷。工人羣衆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獨立領導廣大的農民兵士和城市貧民羣衆向新建立自己的政府——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府——進行。

廣義以後中國革命的經過，完全把這種意義表露出來了。由廣州暴動直接號召的結果，中國有過農民革命運動的區域內就不斷的發展並且擴大了蘇維埃運動，這種農村革命和農民游擊戰爭，與中國日益進展着的經濟政治矛盾並進着去挖坍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在世界資本主義暫時局部穩定的時期內，不讓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得到穩定。當穩定破壞的第三時期，挾着全世界最深刻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到來時，中國也已經開始了新的革命高漲。直到現在，廣州暴動所豎起的中國蘇維埃的旗幟，已經廣播到三百多縣，而建立和鞏固中國中央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已經擺在我們前面了。這樣，所以成爲前一期革命的政策廣州暴動，直接成爲後一期革命的運動的開始。

現在，我們已經站在嚴重的政治任務前面了。新的革命高漲已在發展着。偉大的階級肉搏快要來臨。長沙事件給了我們一個信號，各地工人罷工鬥爭的發展指示出鬥爭擴大的前途。我們的敵人已經覺着這種形勢的嚴重，已經開始團結着一切反革命的力，向蘇維埃區域和紅軍猛攻。我們應當謹慎，堅決，整頓我們的隊伍，決定勝負的鬥爭！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不幸，我們還害自己。

沒有完全準備好去接這個嚴重的任務。黨的無產階級意識的培養和領導中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成份的佔多數，使我們在黨的領導上時常發現嚴重的錯誤。第六次大會以前，宣傳主義的錯誤曾經一次幾乎傾軋黨而敗亡道路，這種錯誤由第六次大會所糾正，第六次大會以後取消派的陳腐

秀派和託洛斯基派又在黨內公然豎起取消主義的旗幟，這些取消派被黨驅逐到黨外去了。不久以前，在李立三同志的影響之下，黨的領導重復走入冒險冒險，託洛斯基主義勃浪基主義的錯誤，李立三同志的這種政治路線在一個時期內竟發展到了取消中共第六次大會決議案，國際對中共中央的決議和指示，甚至達到公然反國際的地步。這種路線亦在國際的直接督促之下，在九月間所開的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中取消了，黨的路線開始轉回到國際的路線上而來，同時牠又表示是動搖的，不堅定的，牠不但把牠自己成爲反對李立三同志的路線的開始，反而隱瞞了這種路線，把牠和國際的路線混淆起來，對反馬克斯主義反列甯主義反國際的李立三路線抱了調和態度。只有繼續的在國際的幫助之下中國黨的領導才能夠從這種路線上的動搖中糾正過來，建立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

由於領導上的動搖不定，所以我們的下層羣衆鬥爭的組織與領導亦是非常薄弱的。真正的下層統一戰線還沒有建立起來。六次大會所提出的命令主義，盲動主義等，不但不曾完全消滅，現在反而和李立三的路線混合在一起，一時的有了更前進的發展。一般的說，李立三路線在工人羣衆鬥爭的領導中是依然保存着，含蓄着，甚至還統治着的。在蘇維埃區域和一般農民羣衆鬥爭中李立三路線也得到了深入的發展。如果我們繼續這種錯誤，不用全力肅清這種錯誤，中國的革命是不能勝利的。這樣看來，我們是沒有完全準備好，去迎接那將要迅速來到的偉大的鬥爭。

在全國革命無產階級的幫助之下，在全黨同志的幫助之下，尤其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之下，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能夠完成這種準備工作的。

現在，全中國的革命鬥爭毫無疑義的是在一個形勢嚴重的時期。我們要動員所有的力量去對付敵人的進攻，要動員所有的力量去擁護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尤其是在目前帝國主義重新動員一切力量向蘇聯挑戰時，我們要動員最廣大的羣衆向我們的階級敵人進攻。在這種時候，毫無疑義的，我們一定要在一切實際工作中肅清李立三的路線，才能夠完成我們的任務，因為李立三路線是動員羣衆的障礙。

然而我們雖然受了李立三路線的嚴重損害，我們的鬭爭是一刻不可停頓的。只有在實際工作中與「立三路線作無情的鬥爭，才能夠完成目前

的艱難的任務，完成準備武裝暴動的工作。

我們現在為擁護廣州暴動所建立的蘇維埃旗幟的鬥爭，我們集中革命勢力用廣義紀念節的籌備來發動羣衆，用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運動來發動羣衆向敵人進攻。在這個時期裏面，我們試考察一下牠們的策略和行動是否完全正確？

我們不能不說在這個籌備廣義的鬥爭中我們仍然是犯有繼續立三路線的錯誤的。

在這裏應當考察一下組織廣義籌備會的問題。我們起先的組織方法是集合全上海各革命羣衆團體創造一個全上海的總指揮機關，然後在各區成立區籌備會，爲統一行動起見，各區籌備會是對於各羣衆團體有直接指揮的權力的。於是造成這樣一種情形：黨只能經過黨團去領導各羣衆團體，而羣衆團體所聯合組成的籌備會反而能直接命令各革命團體。黨，職工會，青年團的下層領導機關的領導作用實際喪失了。他們和羣衆的聯繫鬆懈了。這樣，事實上又回到立三路線的總行動委員會上面去了。另一方面因爲這新被創造出來的機關並不是一向和羣衆有密切聯繫的，所以實際並不能激發的行動，而他們的工作還是主要的限在宣傳工作方面。籌備會又因爲要『找』工作來做，所以印傳單發宣言特別的忙碌。（比如濟總會主張每週一件事即發一種傳單）。而各團體於是因忙於這些工作，竟把日常鬥爭放棄了。這是目前實際的情形，並不是理論上的推測，這樣，我們又看見了立三路線的另一方面的表現，就是專門注重『大的』『整個的』鬥爭，而實際上反而是取消了真正的羣衆鬥爭。

廣義籌備會是一個行動委員會，組織行動委員會是並不錯誤的，可是這樣的組織方法却不是國際的路線。籌備會不應是命令各革命團體的指揮機關，而是應當到處去幫助羣衆團體取聯合一致的行動的行動機關。他的任務不是在組織全上海一致的總指揮處，而是幫助各團體發展鬥爭和發展組織。如果是這樣，那麼（一）上海廣義籌備會應當成爲統一全上海廣義示威遊行機關，各區籌備會應當成爲各區統一示威遊行的機關，（二）廣義籌備會應當是聯繫各團體的團體聯合一致行動的組織，例如一個工廠有了鬥爭，籌備會即可派人到附近互濟會或革命學生會或別的工會中報告那一工廠的鬥爭，使之能聯合一致的鬥爭。（三）在幾個工廠或學校或革命羣衆

團體有各自的飛行集會時，籌備會應替他們聯繫起來，使之成一個整體的示威。（四）在沒有工會組織或革命學生會組織的地方，籌備會可以派人去組織或發展鬥爭，等到組織形成了，就依然歸工會或學生會去領導，不至於發生兩個領導的現象。要這樣組織行動委員會才不致又回到總行委的形式。

現在廣義籌備會在原則上已經改變了先前的方針了，今後的問題是怎樣在實際應用這正確原則時不再犯立三路線的其他錯誤。從這裏又可以看出反立三路線是如何與羣衆鬥爭密切聯繫着；現在爲擁護蘇維埃運動與對敵人圍剿而準備廣義紀念節示威的發動羣衆鬥爭的任務，又怎樣與反立三路線不可一刻分離。

可是當反對立三路線的口號才提出來的時候，已經有一種理論調起來了，說現在許多同志爲了反對立三路線而放棄實際工作，所以廣義做不出成績來。這種把反對立三路線與實際工作完全分離的看法，客觀上不能不變成維護立三路線的最好的武器。當然，我們並不認爲現在沒有專門空談立三同志的辯證法上的錯誤，而不顧實際工作的現象會發生。我們認爲李立三同志的思想方法上的錯誤固然是要研究的，他的錯誤在實際工作中的糾正正是尤其要緊。在實際工作中堅持立三三的路線，當同志批評時就拿『實際工作』來抵擋，這就是十足的機會主義，不僅是向立三路線調和而已。

廣義籌備的教訓告訴我們，反對立三路線是要在工作耐苦去尋求接近羣衆團結羣衆的方法的，決不是念了國際來信之後背誦幾句就了事。我們要詳細研究國際的來信和過去給中共中央的一切決議和指示，去想在實際工作中實行的方法，對於不明瞭的同志加以詳細的解釋，和充分發展工作中的自我批評。只有這樣『下級對上級不敢發表意見』的現象才可以消滅，而真正的兩條戰線上的反對向鬥爭才能夠充分發展，也只有這樣，我們的羣衆鬥爭工作才能夠迅速的建立起來。

中國革命中的兩條政治

路線——共產國際的路

線與李立三的路線

稼

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的現在，有了兩條不能容彼此對立的政治路線，一條是共產國際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一條是李立三的反馬克思主義反對列寧主義反對共產國際的路線，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深刻的了解這兩條路線的原則上的分別，而不應有絲毫模糊和曲解。

共產國際在最近一切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很明白的指出：怎樣來估計中國現狀，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目前任務。中國革命現在已經進入新的高潮，可是現在還沒有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中國革命高潮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南部各省（湘鄂贛）的許多地方已經經是蘇維埃區域，而別部農民戰爭才剛剛開始（如皖，浙，江蘇，）或者還沒有開始（如雲南貴州及北部各省）。再，工人運動的發展一般的還比農民運動落後的多。在這樣的形勢之下，黨的主要任務是：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根據地，創造真正的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堅決的執行有利於貧農中農，而不利於富農的土地革命，沒收一切地主教堂寺院及其他大私有財產者的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組織僱農工會，貧農團，使他們成爲蘇維埃政權的柱石；在反動統治的城市中，黨應當繼續發展罷工運動，領導工人的經濟鬥爭，聯系政治經濟鬥爭，發展政治罷工；定出準備政治總同盟罷工的方向；發展反帝運動，使廣大的反帝運動能夠與土地革命聯合起來。同時，共產國際指出：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勝利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民主革命將經過很多的過渡階段轉變爲社會主義的革命。

這就是共產國際的路線，這是唯一的正確的路線。

什麼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對列寧主義的李立三的路線呢？

『立三同志並不是從客觀狀態的分析出發的，並不是從對於鬥爭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的，這種分析，對於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是必要的責任。因此，他所做的錯誤，並不是個別的錯誤，他造出了許多錯誤觀點的整個系統，定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這個立場脫離了具體的事實，脫離了羣衆。自然不在自己的發展之中，引導到冒險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然而這一個立場，雖然用『左』的空談遮蓋着消極，實質上亦是機會主義，如像託洛斯基主義一樣。從

這種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就發生一種理論，說中國已經有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並且這樣的革命形勢在全世界範圍之內已經成熟，在武漢，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廣州，香港，大連武裝暴動，用紅軍進攻長沙，南昌，武漢，」並且提議開始世界暴動，開始世界的革命戰爭。『這就是立三同志的觀點。他徹底的發展自己的說法，說一省與幾省的勝利，就是全中國直接暴動的形勢；這種觀念，並且還有一個明白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來加以補充：就是說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一定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有間隔的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見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信）。

李立三的政治路線就是這樣。李立三不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根本不能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不能應用唯物論的辯證法來解答中國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他從對客觀形勢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得出一切不正確而有害的策略。

李立三在說到現在國際形勢時，根本不了解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特質，只看見世界經濟政治危機和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潮，而沒有看見危機及高潮發展的不平衡。列寧對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理論，他根本沒有能力去了解，所以他把全世界經濟政治危機及革命運動高潮的不平衡一筆勾銷。並且過分估計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潮，認爲現在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熟了直接革命形勢。在這樣不正確的對現在國際形勢的估計之下，就產生了李立三的『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的理論。李立三認爲中國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中才可以獲得勝利保障勝利，這是不相信中國千萬勞動羣衆的革命力量，懼怕帝國主義，否認中國革命有首先勝利可能的理論，這與託洛斯基主義說殖民地革命不能在一國國家中首先勝利的理論沒有分別。自然，在這種理論之下，立三是不能了解，中國蘇維埃能夠並且應當利用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去削弱帝國主義與中國反革命的聯盟，去推進和帝國主義決定勝負的戰鬥。

李立三在分析中國現狀的時候，給了沒有內容的解答：『日益迫近革命高潮』，而現在革命發展到底是怎樣，根本沒有回答。同時最重要的，立三把『革命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混合爲一。

立三根本不能而且也不願認識中國現在革命高潮的特點：中國革命發展在區域上及在工農運動相互間的不平衡。他始終認為只有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下，革命在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才有可能，而革命在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就是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這在實際上是否認了一省幾省的首先繁利的可能，因此，在長沙被紅軍佔領之後，立三就認為全國已有直接革命形勢，所以就開始中國各大城市的武裝暴動。

立三對中國客觀形勢的這種分析是完全脫離事實的「糊思亂想」，與共產國際的布爾塞維克的分析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這樣不正確的分析便成了一切不正確的策略的基礎。

立三根本不了解黨的目前主要任務：建立蘇維埃的根據地，建立強健而有力的蘇維埃政權和真正的工農紅軍，徹底完成土地革命，組織貧農團僱農工會。立三只看見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存在，並沒有了解蘇維埃運動的弱點與缺點，並沒有注意：蘇維埃政權，紅軍甚至黨的隊伍中包含了很多的富農，紳士，土豪甚至小地主，並且他們時常得着領導權，工人，僱農，貧農在政權紅軍裏的成份還是太小；紅軍還有很多是由反動軍隊叛變過來的兵士組成，很多軍官亦是舊軍隊的老軍官；土地革命的徹底執行的地方還是非常之少，土地革命的果實時常落到富農手中，苦力僱農工會，貧農團的組織沒有開始；總之，蘇維埃運動的無階級領導是非常之不夠的。

立三因為否認了中國革命運動的不平衡，曲解了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自然想不到須要建立蘇維埃的根據地，想不到要整頓蘇維埃區域內部一切工作，徹底實行貧農中農的土地革命，聯合一切蘇維埃區域以鞏固已得的勝利，以組織革命的後備軍，立三只知道擴大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結果，紅軍的戰爭是「沒有後防的進攻」，打下一個城市，退出另一個城市，仍未脫離遊擊戰爭的本質，紅軍英雄戰爭的獲得不能保障，要紅軍去執行現在還沒有足夠力量來担任起的任務——如進攻長沙，武漢，南昌，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の建立更是立三未曾想到的。

對於土地革命的執行，立三根本沒有了解中國現在須要貧農中農而不是富農的土地革命。在立三路線領導下的蘇區會議的土地法令很多是不正確的。說只有被沒收地主土地才實行平均分配，而不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這是幫助了富農；

說僱農和軍兵士現在不能分得土地這是不正確的。此外，又提議實行許多過早而只能使我們脫離農民羣衆的辦法，如組織蘇維埃農莊，集體農莊等等。這顯然是立三對於革命轉變的託洛斯基主義的理論的表現，認為現在蘇維埃政府立刻就應實行社會主義的任務。

關於城市工人鬥爭的策略，自從長沙被圍困，佔領之後，就認為全國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所以立三路線在城市中就是組織實行武裝暴動的盲動冒險主義的路線。並且還在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號的決議的前後，這種盲動主義的路線已經開始。立三路線始終是不認識我們在城市中的主要任務：奪取羣衆，組織羣衆，動員羣衆。立三路線只在空喊政治罷工，總同盟政治罷工，而把領導發展工人經濟鬥爭，變經濟鬥爭爲政治鬥爭，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廣大工人羣衆等等任務置之腦後。實際上，立三完全否認組織羣衆組織革命力量的必要，說「革命高潮一來，三天之內可以組織九千萬工人」，這完全是少數主義的革命自然論。

立三對於武裝暴動的認識根本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而是勃浪基主義的。立三連夢中都沒有想到；什麼是暴動的條件。馬克思列寧的「暴動是藝術」，「不能以暴動爲兒戲」的屢次說明，立三向來沒有了解。他不去分析客觀條件，不去估量階級力量的對比，而只空喊「客觀條件完全成熟」，「暴動一號召就可以爆發」，「工人不要罷工示威只要暴動」，結果，立三路線領導下的黨的組織拋棄一切真正切實的革命工作，去佈置發動武漢，南京，及各大大城市的武裝暴動，全國各地不顧客觀條件的地方暴動。同時，立三不認識暴動是羣衆的行動，而認爲是簡單的軍事行動，所以把兵士暴動與總暴動分離開來，不顧工農的組織力量及覺悟程度，不顧當地是否有暴動的客觀條件，而去組織單獨的兵士暴動，如在上海南京佈置兵士暴動就是事實的證明，這更是十足的勃朗基主義的軍事冒險與軍事投機。

這就是李立三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這條路線的實行就是：脫離羣衆，削弱革命力量；只在戒總同盟政治罷工武裝暴動，反而對於工人經濟政治鬥爭沒有去領導去發展，沒有去奪取，組織羣衆；只在要紅軍進攻大中心城市，反而不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不去組織真正的蘇維埃政權和真正的工農，不去組織工人僱農貧農，不去執行土地革命。這一切就是立三路線的實際。總之

，立三路線是：「不去努力實行革命的實際任務，却迷惑着許多幻想，用假左面的空談，遮蓋對於現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務的執行的消極態度。」（見國際來信）。

李立三這條路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是非布爾塞維克的，非列寧主義的……這條路線引導到消極，引導到失敗，而可以引導到極危險的冒險。這條路線是和國際執委的路線互相對立的。』（見國際執委來信）國際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見國際執委來信）國際路線是唯一的正確的。只有立三路線的擁護者和一切根本同布爾塞維克沒有絲毫相同的人才會認定立三路線是進攻的路線，國際的路線是退守的路線。

李立三爲要實現這非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就創造出全國的『行委』，黨，青年團，赤色工會合併起來，『彷彿革命的時候，黨，青年團，工會的單獨組織都不需要了。彷彿革命要從取消青年團，工會和黨來開始。』（同上）

李立三路線不僅是對中國客觀形勢的分析及一切策略的決定是非布爾塞維克的，同時，並曲解了黨內的組織原則，取消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立三路線的黨內的組織原則完全是繼續孫中山陳獨秀的家長制度的原則，這種家長制度產生了命令主義，承辦主義，處罰主義，而使黨的各級組織只能機械執行上級命令，不能適合各地各種工作的客觀條件，使黨員羣衆不能提高政治水平線，不能養成獨立工作的能力，使黨內的自我批評，完全消滅，使黨各級各部失其集體工作的可能，使黨內發生腐化官僚主義的現象。家長制度完全是中國社會落後封建關係反映的產物，李立三反把這落後的現象——家長制度加上一個『很新的』『似乎是十分布爾塞維克的』名稱——『黨的軍事化』。

李立三的一貫的有系統的反布爾塞維克的路線不會不引導他自己反對和仇視共產國際。他竟敢同共產國際的『左』右叛徒一樣，說國際不懂中國情形及中國革命的趨勢，竟敢說，忠實於共產國際是一件事，忠實於中國革命是另一件事，竟敢說武漢打下之後就可另用另一形式來同國際講話了。

李立三路線之形成是有他的社會基礎，這路線所反映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意識而是反映小資產階級，發狂了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立三路線就是把這小資產階級意識在黨內的反映統系起來，純不是空想出來的。立三路線在六月十一號中央決

議前後一直到三中全會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得着統治地位。全體黨員應當起來反對立三路線，肅清現在在一切實際工作中仍舊存在着，統治着，領導着的立三路線。

每個共產黨員應當明瞭立三路線的內容，應當起來做堅決的鬥爭，反對立三路線，揭穿立三路線的一切不正確的理論，揭穿一切立三路線的實際，用自我批評來檢查過去的工作與錯誤，來實現工作中的大轉變。我們應當團結起來，勇敢的堅決的擁護執行國際的路線，毫不疲倦的反對立三路線及其各種形式的辯護與『左袒』，堅決的反對對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才能擔任起革命領導者的責任，只有這樣，中國革命得着正確的領導，才能獲得偉大的最後勝利。

吉安

——立三同志路線對於蘇維埃區域的影響

長沙戰爭之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三軍在十月四日取得吉安。吉安是贛西南三十多縣蘇維埃區域裏的大城市，吉安的取得，對於這一個蘇維埃區域的鞏固，有很大的意義的，因為蘇維埃的吉安，應當成爲這一區域的政治中心。不但如此，吉安的取得，雖然仍舊不是城內工人羣衆的鬥爭和紅軍的進攻互相聯系配合的力量，可是，的確是極廣大的農民羣衆自己的發動，同着紅軍共同作戰的成功。這樣，吉安周圍早已有二三十縣的蘇維埃區域，吉安地方的農民羣衆已經堅決的起來鬥爭，吉安城內的工人和貧民羣衆，顯然是站在紅軍方面……總之，蘇維埃的吉安，有充分的羣衆基礎。這裏，很明顯的，共產黨應當領導贛西南的蘇維埃：去組織團結革命的根據地，聯合當地許多蘇維埃區域（三十多縣之中，還有二十縣的縣城是在反動統治之下，在中間隔離着），鞏固已得的勝利，更澈底的實行真正貧農中農的土地革命……這樣去組織後方，引進後備軍，有組織的運用適當的戰術，指揮紅軍的作戰，指揮農民赤衛隊的游擊戰鬥，打破敵人的『圍剿』，而有陣地的向外擴大，有後方的向前進攻。——這是共產國際所指示的路線。

但是，十一月十八日吉安就失掉了。

這難道是因爲當地羣衆沒有起來鬥爭，難道因爲羣衆的力量不足以鞏固吉安的勝利？不是的

實話

期三第

日四十月二十年〇三九一

送附報日旗紅隨

實話第三期目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立三路線與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

李立三主義在順直的實際運用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收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鑒：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很滿意的接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通告，說伍豪同志報告之後，政治局已經取消以前的決議，而完全同意於國際執委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團共同決定的那些議案。國際執委會堅決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能夠有布爾塞維克的堅持性和徹底性，去實行國際執委會的議案，決議以及政治指令中所包含的政治路線，這樣去保障中國反帝國主義土地革命的前進。

然而，因為在中國革命現在這樣重要的歷史時期，國際執委會和中國政治局幾個同志，這是一方面，立三同志和其他幾個政治局同志，這是另一方面，這兩方面之間，發生了最嚴重的不同意見。因為這個緣故，我們認為自己有一種責任，要發展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和政治委員會的那些議案和決議，所以再來說一說這種不同意見的實質。因為必須明白的了解：問題不是甚麼不同意見，或者是估計時機和了解策略任務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見。必須完全明白的了解：這裏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期，有了兩條原則上不同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模糊混淆這兩條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這兩條路線是互相對立不能並存的。那就不但有誤，而且要包容將來重複這些錯誤的極大危險。

立三同志，以及在黨的領導機關裏面贊助他們個別同志的政治路線，是甚麼呢？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線去和國際執委會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的時候，他是從當時時機和力量對比的甚麼樣的估計出發的呢？

立三同志並不是從對於客觀狀態的分析出發

的，並不是從對於鬥爭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的——這種分析，對於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是必要的責任。因此，他所做的錯誤，並不是個別的錯誤，他造出了許多錯誤觀點的整個系統，定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這個方針，脫離了具體的事實，脫離了羣衆。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發展之中，引導到冒險主義冒險主義的策

略。然而這個方針，雖然用『左傾』的空談遮蓋着消極，實質上亦是機會主義，例如託洛斯基主義亦是這樣的。從這種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就發生了一種理論，說中國已經有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並且這樣的革命形勢在全世界範圍之內也已經成熟了。武漢，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廣州，香港，大連，武裝暴動，對於長沙，南昌，武漢——用紅軍進攻，……世界的暴動和世界的革命戰爭——這就是立三同志的觀念。他徹底的發展自己的說法，說一省幾省的勝利就是全中國直接暴動的形勢；這種觀念，並且還有一個明白白是託洛斯基主義的說法來加以補充：就是說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一定就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沒有間隔的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

立三同志提出的政治路線，就是這樣的。這條路線的錯誤危險和害處在甚麼地方呢？

第一，立三同志沒有估計到中國現在革命高漲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國內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國內工人運動的高漲，發展，程度，覺悟和組織能力，是非常之不同的。沒有甚麼必要來證明：一方面，中國南部的許多地域已經是蘇維埃區域，紅軍正在生長，游擊戰爭正在發展，農民反對地主的戰爭正在擴大，別方面，其他地方的農民却只是剛剛開始加入鬥爭。甚至於在廣東的南方，那地方是前次革命過程所開闢的地域，革命運動也開展得很慢。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正在進行農民戰爭，而浙江，四川，安徽，江蘇農民戰爭只是剛剛開始，至於雲南，貴州農民戰爭却還沒有開始。中國北部和滿洲，我們對於農民的影響非常之薄弱等等。國內各地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割據的狀態，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各地的勢力和政權，是因為中國各部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事實的本身指示出來：革命運動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區域得到勝利，並且已經勝利，而在其他地方，在國內決定勝負的部分，却是極端的反革命，敢於屠殺的反革命拿着政權。立三同志的說法，以爲一省幾省的勝利，直接就是全國範圍之內已經成熟的革命形勢，這種說法把國際執委會和中國共產黨估計的事實，一下子都推翻了——這些事實是：中國封建軍閥的割據。帝國主義的瓜分中國，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

第二，立三同志的觀念，是和國際執委會的分析互相對立的，這種觀念完全脫離了一個事實，就是農民運動高漲的速度和規模，超過了工人運動很多了。自然，工人運動的高漲——並不是空想，而已經是事實。工人鬥爭已經波及到了最荒遠最落後的地方。但是，不能不估計到：工人運動的高漲，一般的講起來，甚至於在決定勝負的工業中心城市（長江流域的武漢，上海，更不用說廣州，香港，大連，哈爾濱等），比農民運動還是落後。甚至於在上海，武漢，自發的罷工鬥爭也還發展得不快，我們的黨還沒有成爲巨大的經濟政治罷工的組織者和指導者；今年上海武漢五月和八月的發動之中，參加的只是先鋒隊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組織得很弱。我們和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工人代表談話，已經能夠發見：黨宣傳蘇維埃的工作非常之薄弱，工人的基本羣衆之中還沒有有一種認識，認得清楚蘇維埃是他們自己的政權；可是，工人的基本羣衆之中却有一種情緒，以爲紅軍來把蔣介石的軍隊打敗了，工人方才能夠發動。

第三，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中國情形的分析，應當估計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巨大作用。正是重要的工業中心城市，也就是無產階級的中心城市，不但在帝國主義武力干涉的直接打擊之下，而且帝國主義對於工商業行政的中心城市，有直接和經常的軍事政治的控制。用具體的事實來說，就是：當立三同志提議在武漢發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只有二百黨員，赤色工會一百五十會員，而且最近武漢的一切發動指示出無產階級的組織薄弱和沒有準備。而帝國主義呢？據我們所得完全可靠的消息，他們擁有等於現代歐洲式的軍隊十師的數量。上海的形勢，也不比這個好些。況且國民黨的反革命派，也還有相當的沒有散亂的軍事力量。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實行武裝暴動，那就是把中國無產階級的精髓，送到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之下，把準備着將來巨大戰爭的決定勝負的工業中心城市的工人階級，以及紅軍，送給敵人摧殘，這可以我們的運動往後拋擲。

武裝暴動的方針是定下來的了。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意義，就在於中國共產黨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裝暴動。然而，不估計具體環境，不分析現在大城市中的力量的對比，而組織暴動，這就不只是列寧主義，而是冒險主義。現在力量的優勢是在階級敵人的方面呢。必須用全力動員羣衆，爲着部分要求而鬥爭，這樣去準備羣衆選擇最好的時機來暴動。這是對於階級敵人的真正進攻。一切企圖了解或者解釋國際執委會的路線是退却的，就算說是暫時退却的路線，自然都是最有利的右傾機會主義。

第四，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應當清醒的估計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力量和弱點。要知道蘇維埃政府在中國還沒有，即便說有，也只是在傳單裏，只是在紙上，而不是實現的政權——已經是暴動起來的組織者和指導者的實現政權。蘇維埃區域還沒有組織好。蘇維埃政權還沒有團結。甚至於在蘇維埃區域裏面，土地革命還沒有實行到真正解決最重要的任務。不但富農，甚至於小地主却鑽到蘇維埃裏來，鑽到新的政權機關裏來，鑽到軍裏來。富農企圖採取土地革命的結果。富農式的口號——按照生產工具分配土地的口號，並沒有遇到相當的抵抗，有些地方，提出只沒收五十畝以上的地主土地。有些地方還提出一種口號，說對於五十畝以下的地主高利貸者，仍舊應當還債。這種口號，只有讓平山會出來，和布爾塞維克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平均分配土地，這是土地革命最重要的任務，可是實行了的地方很少。貧農的組織甚至於沒有開始。貧民團沒有建立。苦力和雇農沒有組織工會。蘇維埃區域的無產階級就是很少，也必須組織到工會裏去

。我們可以說，現在還沒有真正照着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去開始解決這些任務。而不解決這些任務，是不能夠建立真正的蘇維埃的，是不能夠把中農從富農影響之下解放出來而使他建立強固的聯盟的。新的政權機關還沒有建立，蘇維埃在許多地方還不是選舉出來的。蘇維埃運動的這些弱點之外，還有些過早的錯誤的企圖，就是要想設立集體農場和國立農場，要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實行專賣，沒有軍事必要的地方，也去調節經濟生活。第一次蘇區會議決定土地暫行條例，這個條例對於許多問題根本上就解決得不對。說只有被沒收的土地才實行平均分配——這是不對的。說大農場不應當分割，而應當變成成功蘇維埃國立農場——這是不對的。說雇農分得的土地，應當現在就聯合成集體農場——這是不對的。說紅軍兵士要等全國蘇維埃政權都成立之後才能分到土地——這是不對的，非常不對的。公佈的蘇維埃政府的政綱，很明顯的帶着託洛斯基主義的精神。我們所得到的這個政綱之中，可以看出蘇維埃政府有了直接立刻實行社會主義的目的和任務。却不去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府，堅強的蘇維埃政權，不去開展和實行自己的正確政綱，不去組織團結革命的根據地，不去聯合蘇維埃區域，以鞏固已得的勝利，以實行真正貧農中農的土地革命，以組織後方和引進後備軍。立三同志對現在時機這些最重要的根本問題，連提都沒有提出。

第五，我們不來講對於革命武力的神奇古怪的過分估計了——立三同志是有這種過分估計的（他說五百萬工人，三千萬農民，每個城市都有工人赤衛隊，少年先鋒隊也有五百萬人等等）。然而必須指出來：立三同志完全不明白真正的工人赤衛隊，有工人幹部指揮着的，有強固的黨的骨幹的，現在還沒有。現在紅軍的成績是很大的，他的生長，他的英勇的功績，已經引起國際無產階級的興奮。然而這個紅軍還是薄弱的，還是組織得不充分，還沒有充分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現在紅軍的社會成份還是不滿意得很。許多紅軍之中，舊的軍閥軍隊裏的兵士是佔多數。富農鑽到了紅軍裏來。現在的紅軍，應當變成無產階級領導的真正的軍隊。蘇維埃，工會和貧民團，應當共同努力，去使紅軍之中充滿了貧農苦力雇農，紅軍的指揮幹部應當是工人。主要的指揮官，要最好的共產黨員。不能夠忘記紅軍軍事技術上的弱點。紅軍的武裝不好，軍火很少，炮非常之缺乏等等。這種情形，使前線最大城市，猛攻帝國主義的現代軍隊，征取最大中心城市——這不是紅軍所能勝任的。經驗已經指示出來：佔領長沙和進攻漢口，對於現在的紅軍，還是力量不夠的任務。這種情形是能夠變更的，而且一定可以變更的，然而應當計算到現在的事實，應當清醒的估計力量的對比，而定出自己現實的任務。

第六，從非馬克思主義的總方針之中，發生許多其他的錯誤。說工人只要暴動，不要示威罷工和經濟政治的鬥爭，這種說法，事實上是用『左傾的』空談，適量機會主義的消極。最近，黨對於經濟鬥爭的注意力削弱了。黨看輕了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赤色工會的工作，黃色工會內部的革命派的工作，也削弱了。真正羣衆的真正鬥爭，被全國範圍之內到處去『自動』開羣衆大會的政策代替了。不去真正組織和準備階級的政治罷工，而在四月裏號召四次總同盟罷工罷工，五月裏號召五次總同盟罷工罷工，並且沒有相當的組織和準備。黨和青年的支部合併，赤色工會也專去準備暴動了；這些，自然使黨和工會的工作散亂起來。這樣，彷彿革命的時候，黨，青年團，工會的單獨組織都不需要了，彷彿革命要從取消青年團，工會和黨來開始。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實行革命的現實任務，却迷惑着許多幻想，用假左傾的空談，適量對於現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務的執行的消極態度。

這是立三同志的一條政治路線。國際執委會認為這條路線是非布爾塞維克的，非列寧主義的，所以指示而糾正了牠。這條路線引導到消極，引導到失敗，而可以引導到極危險的冒險。這條路線是和國際執委會的路線互相對立的。國際執委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團共同定出的路線之中，認為現在整個環境所要求立刻實行的主要實際任務是：

（一）立刻團結鍛煉出真正的工人赤衛隊，即使最初這種紅軍只有四萬五千到五萬人；他的社會成份應當是工人的，主要的指揮幹部應當是工人的，要有堅強的共產黨的骨幹領導着，要有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指揮者，要有鐵的紀律。這種紅軍，要完全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應當有鞏固的物質基礎在一個或者幾個蘇維埃區域之中；這些區域應當是革命的根據地。解決這個任務，現在是不能夠絲毫遲緩的了。黨內最好的力量，應當集中起來，立刻解決這個任務。

（二）立刻建立堅強而有工作能力的蘇維埃政府，共產黨員多數而吸引最好的非黨工人農兵士參加。蘇維埃政府應當建立在革命的根據地，而依據着紅軍。蘇維埃政府規定並公布自己的政綱，反對帝國主義土地革命的政綱，開始實行自己的政綱，用事實表現給勞動羣衆看：蘇維埃政權能夠去掉帝國主義和地主而創造新的生活。實行中農貧農的土地革命，極端的改良工人階級的生活，建立新的國家機關，勇敢的推進工人階級的生活，建立羣衆的組織（工會，貧民團等等），實行正確的經濟政策——這些，都應當能夠團結蘇維埃區域幾千萬萬的工人農兵士在蘇維埃的周圍。

（三）真正革命的羣衆工作，蘇維埃區域之中實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組織羣衆。非蘇維埃區域之中開展經濟政治的羣衆鬥爭，並且在這鬥爭的過程之中去組織羣衆。中國共產黨應當明白：每一個經濟鬥爭，每一個罷工，每一個羣衆發動，這在蘇維埃區域之中不但是達到組織羣衆的一步，亦就是達到武裝暴動道路的一步，而且直接對於蘇維埃區域的幫助。忽視工人的日常需要和要求，忽視農民的日常需要和要求，這客觀上是幫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沒有相當的前提而玩弄武裝暴動的口號，這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羣衆也是很少幫助的，不去準備和組織政治罷工，而玩弄政治罷工的口號，也是一樣的。說工人只要暴動不要別的，這種理論是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理論，即使他用『左傾』的空談遮蓋着，也不會成為革命的理論。必須動員羣衆去爲着日常要求而罷工，把這些日常要求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總要求聯繫起來。增加工資的問題——正當現在銀錢跌價，物價騰貴，資本進攻來減少工資的時候；工作時間的問題——正當現在蘇維埃區域實行八小時工作時間之後；社會立法問題——正當蘇維埃實行這些立法之後；失業津貼的問題——正當現在失業增加的時候；還有勞動條件，工人待遇，以及一切關於工人的問題——都可以並且應當成爲鬥爭的出發點。現在工人武裝隊的問題，當工人羣衆看見紅軍正在生長的時候，自然和以前更不同了。黃色工會內部的工作，赤色工會比以前不同的去進行，因爲蘇維埃的勝利，以及一般政治經濟環境，都提高了工人的鬥爭情緒。同時，必須開展暫時還不是蘇維埃區域的鄉村之中的農民運動，發展游擊戰爭，用農民的騷動像一個總的一樣的去圍繞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

中國問題的決議和指示，完全是繼續有效的。國際執委會特別注意：必須堅決執行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對於中國職工運動的決議。國際執委會認為現在來討論所有這些問題，會使黨的工作，而使黨的力量離開革命的決定勝負的任務。然而，必須對於所有積極的黨員，完全明白的，用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解釋這兩條路線的實質，解釋立三同志的方針有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而團結黨員在布爾塞維克路線的周圍。

這尤其是有必要的原故，是因為立三同志的發言之中，有最危險的精神。立三同志竟用了共產主義的「左」右派徒所用過而已經被打破的理論，就是說共產國際不知道當地情形，說中國的例外情形，說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的理論。他竟敢於把對於共產國際的忠實和對於勝利。

立三路線與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

詔玉

要正確了解現在國際形勢，首先必須正確了解我們現在所處的這一歷史時期——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特點。共產國際全世界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共產國際與一切右派及調和派的根本分歧點，就在於對這一戰後資本主義恐慌發展的第三時期的估計上。右派——明顯的叛徒，如德國勃蘭得爾、美國羅斯福之流，對於資本主義現狀的估計與社會民主黨的根本立場相同，他們公開地歌頌資本主義穩定，他們以為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他們以為現在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時期」，調和派——懦怯的機會主義者，他們雖然不公開歌頌資本主義的穩定，但他們用另一方式來否認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特點，他們以為第三時期至少與第二時期——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沒有什麼根本差別；如中國共產黨出席國際六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便有「雖然沒有什麼第三時期，但在決議案上寫一下也無妨」的論調。右派與調和派對於這一問題的

根本觀點是沒有絲毫差別的，就是他們都否認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激烈起來的時期。他們都否認「此時期的矛盾將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將要達到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見共產國際執委會十次擴大會議政治決議)。立三對於第三時期估計的觀點，恰與一切右派、調和派的觀點相同——尤其是與在國際六次大會上的中共代表的觀點一致。他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恰是「就是沒有第三時期，但寫在決議案也無妨」的觀點，他說：「第三時期是普遍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時期」(見一二二期紅旗上的立三的第三時期與中國革命一文)，這就是根本否認第三時期存在的觀點。因為普遍的資本主義危機並不能作為第三時期的特點，「從帝國主義大戰後特別是從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之日起，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已經開始了新的階段——普遍危機的階段」(見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十六次大會的報告)。立三把普遍的資本主義危機，作為第三時期的特點，實際上便是否認了第三時期、資本主義現狀的特點不是簡單的繼續着表現着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期——尤其是戰後資本主義時期的一般特點——普遍的危機，而是「在這個普遍的危機的基礎之上，普遍開展着現時的經濟危機」(見同上莫洛托夫報告)，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普遍危機更加劇烈更加尖銳的時期，是資本主義暫時時期的穩定更加動搖，更加腐蝕而走向完全崩潰的時期。

因為立三根本不了解資本主義一般發展的規律和帝國主義時期的特點，因為他不懂得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特點究竟何在，於是他便不可免地要把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與整個帝國主義時期甚至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對立起來，他和少見多怪的小孩子一樣，以為「資本主義既然有了總危機，那裏還有什麼發展不平衡呢？於是他便躲在『第三時期是普遍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時期』這面旗幟之下，來根本否認資本主義政治的和經濟的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政治的和經濟的發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絕對的規律』(列寧)這一規律在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更加明顯有效。『目前世界危機發展得不平衡，雖然總的方面都有危機，但是各國的危機是不平衡的』(見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十六次大會的報告)同時，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得不平衡，決定了各國危機的形式，程度和性質的不一致。在有些國家中(如英、美、法、德、日、美、蘇、中、印、南、美各國，日本)有廣大的領土，正在開始着經濟的衰頹；在第三種國家中(德國)，一般危機正在增長，在第四種國家中(英國)，許多最主要的工業部門的慢性衰頹加劇；在第五種國家中(法國)，危機現象的最初症候已經發生，生產開始低落，裁減工人，股票跌價(見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擴大會議的決議)。立三不顧列寧主義理論的根本原則，不顧資本現狀的鐵樣事實，他武斷的說：「……可是目前已經在另外一個歷史階段中，就是資本主義危機程度雖然不平衡，可是資本主義的總的危機的趨勢是一致的，假使在前一時期，英國資本主義崩潰的時期，美國資本主義還可度其繁榮的生活，可是今日，這種形勢已經不會有了，英國與美國可以有一程度，速度，範圍各不相同的危機，但必定是一樣的走向沒落，範圍與死亡」(見一二三期紅旗報上立三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與世界革命一文)。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立三的思想昏亂到如何程度。第一，他以為第三時期的特點，只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趨勢是一致的」，換句話說：就是現在不僅沒有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之上開展着的全世界經濟總危機的事實，並且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這一點也不過是「趨勢」而已，這樣，不僅取消了第三時期的存在，並且根本否認了帝國主義的特質，以至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總趨勢！這種思想，簡直是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小市儈的意識。第二，他以為英國與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因而表現出「程度，速度和範圍的不同」而是美國資本主義在第三時期以前有另一種「趨勢」——「不走『沒落，崩潰和死亡』的趨勢，只是到了第三時期的時候，美國資本主義才和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有走向沒落，崩潰和死亡的趨勢。這種『美國例外』的思，恐怕就連共產主義叛徒維爾斯通也不敢望其「背罷！第三，他以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不是表現資本主義的在國際的和國內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危機的程度，速度和範圍的不一致』，而是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不一致，這真是空前未聞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曲解，這真是歌頌資本主義制度為人類社會發展最後形式的無恥的資產階級學者的論調。

立三對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估計上既墮入了機會主義的泥坑，對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了解上復陷於託洛斯基主義的觀點，當然不能不走上否認一個國家有建設社會的可能和一個國家革命有先於其他國家勝利和保障這一勝利持續的可能的道路。對於蘇聯問題，他公開地維護託洛斯基的觀點，他說：『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開始的時期，特別在蘇聯革命勝利而世界革命又已暫時低落的時期，否認一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他必然要走到否認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就無疑的要成為帝國主義的盟友，無產階級的叛徒，這就是託洛斯基主義的必然歸宿。可是在現在第三時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到來時候，特別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大爆發的前夜，不把如何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世界革命勝利問題，提到無產階級的前面，而提出中國革命是否可以維持勝利問題……，這一問題的方式，已經是十足的機會主義……』在立三看來，在現在第三時期的時候，一個國家內已經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了，蘇聯的根本政策，已經不是努力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五年計劃；領導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大戰和援助世界各國革命運動，而應當馬上「完成世界革命」，至少，在中國大革命一爆發的時候，便應該馬上由蘇聯來開始世界大戰，以便中國無產階級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共同取得推翻帝國主義的勝利。對中國革命與國際形勢問題，他便也公開地維護託洛斯基主義的觀點，他以為在第三時期的時候，只要有任何一個國家革